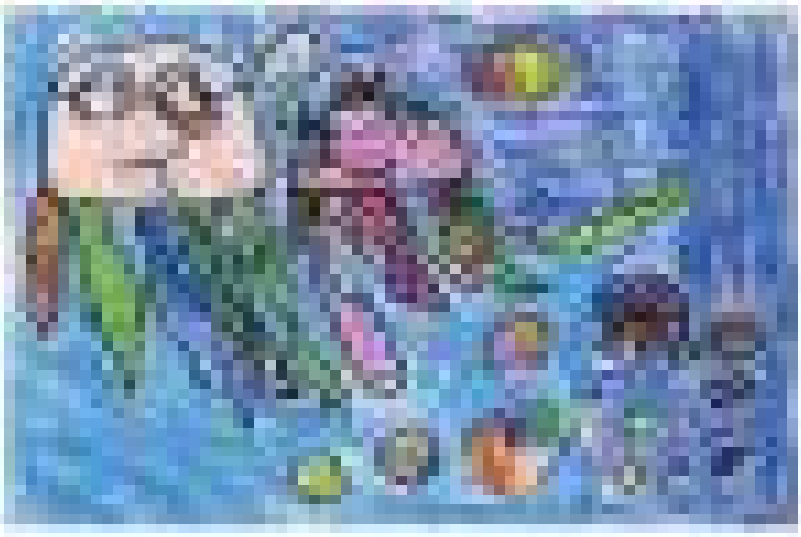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丛书主编◎李季湄

幼儿工作者的视野

置身教育实践的记录

学研版《窗边的小豆豆》



著者◎潘令花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先读者言
- 一、第一天留意孩子们开始做的小事
- 二、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的一天
- 三、存在和不存在的疑问黄色玩具小汽车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1)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2)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3)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4)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5)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6)
- 五、从学年末到新学年开始
- 六、保育者停滞的时候——第二年的危机
- 七、对教育工作的再认识
- 一、同孩子们一起在他们的世界里前进
- 二、从相反的方向，同孩子们一起在他们的世界里前进
- 三、存在和节奏
- 四、儿童的自我实现及保育者的自我实现
- 五、一如既往
- 一、接受变化
- 二、和每一个孩子生活在“现在”
- 三、通过充实“现在”，孩子们开始成长
- 四、孩子们成长的一天
- 五、孩子们是通过身体行为探究人生的哲学者
- 六、与身体的疾病共同生存
- 七、教育的专业性教育的合作性
- 八、班级

先读者言

去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委托我组织翻译一套日本幼教丛书，书目的选择自然是第一步。哪些书比较能够反映日本今天的幼教呢?我于是向日本的幼教人士求教。不久，书单发来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竟然所有人的推荐中都不约而同地写了一本书，那就是津守真老师的《幼儿工作者的视野》(原书名是《保育者的地平》)，尽管推荐者中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幼儿园园长，有的是幼儿园教师，还有的是相关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各自的立场或喜好未必相同。

“哦，肯定是津守真老师的又一本学术专著吧。”我想。因为津守真老师是日本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儿童研究专家。20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日本保育学会年会上听他做报告。于是我托朋友寄来了此书。一翻阅却发现，这不是一本理论著述，而是津守真老师在一所特殊教育学校12年工作历程的记录，一段他与儿童一起生活的回顾与总结。然而，我一点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一读这本书就被一位长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抓住了。不知是否因为我实在厌倦了现今教育中充斥的空话、套话、假话、华而不实的形式、急功近利的效率驱动……觉得读此书时心一下子静了下来，书中所发生的、所描述的人生的哲理、教育的感悟、理解的智慧、与儿童在一起的快乐与艰辛的探索……都觉得那么朴实、扎实、真实。全书字里行间所充盈着的教育的人性之美和津守真老师的人格魅力带给我一种久违的感动。

津守真老师，一位日本名大学的名教授，在“已经度过了人生壮年时的大半时光”时，面对教育的危机、研究的危机、儿童发展的危机，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工作而选择和残疾障碍儿童生活在一起。正如其序言中所说“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想通过客观的、实证科学的方法来明确这两者(教育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我花费过多年的时间，可是后来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尝试。”于是在57岁的年龄“决定把每天接触相同的一群孩子作为自己的生活”，去挑战远比大学繁杂、琐

碎、费心得多的特殊教育，“成为一个总能和孩子在一起的教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选择!

更难能可贵的是，津守真老师“将教育和生命凝聚在一起”，从热爱儿童的原点出发，发自内心地热爱保育生活，一干就是12年!他说:“与孩子——人之原型——的接触互动是最为人性的生活。”“和孩子们一同生活的成人，不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也被允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生活，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我们须小心翼翼地把握孩子心灵的细线，这些细线总有一天会编织出世界的未来。我们必须认识到，向孩子心灵深处那平静的水面上所投进的一粒一粒小石子，都会泛起波及几个世纪的涟漪。”这种生活观、使命感是津守真老师抗衡由障碍儿童特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坚持工作下去的原动力。我禁不住想到这些年来常常困扰我们的职业倦怠问题，重树我们的职业观、生活观是否也是值得考虑的途径呢。

津守真老师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让教育散发人性的光辉。他认为:“每一个孩子能充满活力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决定教育质量的标志。”“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孩子能够自我满足地生活，作为人能够正常成长。如果迷失了这个根本，那将是教育整体的危机。”“当教育极端困难时，我们往往会忘记在培养人，认为自己教的孩子不属此范畴。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有培育的可能性。普通的孩子和有重度残障的孩子有一样的生活。”这些道理说一说也许并不难，而要十几年如一日的躬行实践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我背着孩子的时候，孩子贴在我的背上很安心快乐，但是我却感到背上越来越重。通过指尖，我感觉到孩子微妙的意志，通过背负孩子的重量，我洞察那一天孩子的心理状态。孩子的世界不是通过神秘的方式向大人传递的，而是通过对孩子的回应，通过一起度过的一点一滴，由大人体会出来的……我被孩子拉住手，通过指尖我感觉到他那小小的渴望自由的要求，我用心去帮他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对于

把全部的体重都压在大人背上的孩子，他现在一定是从心里信任着这个大人。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轻易地把孩子放下来。”“教育工作是通过肢体活动的行为。身体疲劳的时候精神也会疲劳。抱着孩子的时候，如果一有机会就想把孩子放到地上，那么，抱着孩子的‘时刻’就失去了意义。”

当我读到这里时，脑子里浮现出的是一幅宛如爷爷背着孙子的温馨画面。我禁不住感慨教师可以细致、敏锐到这种程度!教育竟然可以这样呈现!与一个不能言语的障碍儿童可以这样展开互动!一般理论者也许难以达到这样的实践深度，一般实践者难以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在《个人的体验》一文中，写到他怎样细心地关怀、培养先天脑部损坏的儿子，但那毕竟是父子情啊。?守真老师所展现的是伟大的教育爱，是情感与教育睿智的相互激荡，是超越亲情的深沉而厚重的人性力量!

这样的事例在书中还有很多。12年来津守真老师和孩子一起奔跑、一起游戏、一起生活，在最本真的状态下观察孩子表现出的对常人来说难以理解的古怪、偏执、极端的行为，凭借高度的专业造诣，融合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等去思考、解读孩子行为的意义。津守真老师深信，“成人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绝非妄加解释，而是在和孩子的连续行动中必然产生的人的智慧……孩子身边的成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孩子行动的深层意义时，就会成为孩子内心世界的回应者。”这是儿童教育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是用爱心、耐心、恒心以及深厚的专业功底才能构筑的境界，这是杜绝了喧嚣与浮躁，让教育常态回归原点的境界。

不过必须承认，特殊教育和正常儿童的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书中的情景或事例在普通幼儿园里几乎不可能遇到，其教育方法在正常儿童教育中也可能根本不适用。我不懂特殊教育，不可能判断津守真老师对孩子行为的解读究竟是否正确，其回应与处理方式到底适不适宜。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诚地爱孩子，并从内

心深处尊重他们;重要的是他所展现的人文关怀和全心全意地献身儿童的精神;重要的是他以沉静而稳重、平常而温馨的教育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儿童和家长。我想，无论教育的对象是障碍儿童还是正常儿童，这些都是基本的基本。正如艾伦凯所说，“儿童的世纪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首先是成人要理解孩子的特质，其次是成人的内心要永远保持孩子那份纯真。”所有的教育都有共同的特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的意义是普遍的、超越的。它大大升华了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对作为人的儿童的理解，对儿童教育中许多基本问题(如怎么看待教育目标、怎么发挥教师的作用、怎么把握教育的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等等)的理解。也许这是本书在日本教育界得到一致推崇的原因吧。

很高兴本书的中文版能与我国的读者见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还是相信广大儿童教育工作者能够从本书中获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读本书的过程中，这些句子不时地从我脑中跳出来。谨以此为结束语，也以此表达对津守真老师深深的敬意。

2009.9

一、第一天留意孩子们开始做的小事

当决定把每一天接触相同的一群孩子作为生活的时候，面对在教育现场第一天所发生的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难忘的。我也一样，第一天的事至今一直记在心里。当时的感觉，当时的疑问，我都一直在反复思考。十几年过去了，有了很多的经历，现在想借助回忆来记录自己作为一个保育者的第一天，来思考“保育者的坐标”。

第一天

我来到院子里，正好遇到4岁的H和他2岁半的弟弟，他们由父母领着来了。已经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H却直愣愣地站在那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H站在那里的样子是一个随时准备离开的姿势，如果我走近他，这个紧张着的孩子一定会感受到压力，于是我想找一个中介物。我把一个小铲子轻轻地放在了他身边，可弟弟先伸出了手。看得出玩具被拿走后，H流露出遗憾的表情。我又给H拿去一辆玩具卡车。于是H蹲下去，开始推动卡车。这时弟弟拿着小铲子开始往卡车里装沙，H也把小铲子插进沙坑里，铲沙装到卡车里。这时候，我蹲下身加入到他们中间，我保持这个姿态，让他们觉得我留在那里

是想和他们一起做些什么。

从那以后，我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如果孩子们意识到我是有意识地在他们身边，而不只是随便站在那里看他们，那他们的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变化。我的加入可以让孩子们获得这样的空间，既能和我近距离接触，又能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活动的空间。正因为此，那一天我们三个人都开始了大量的活动。

培养自主活动的能动性对于孩子每天的生活和若干年后的生活都很重要。第一天那样的事例在本书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不过，在第一天是预见不到后来的日子的。

在这里我想对第一天的工作记录做一说明。

我和孩子接触的时候：1.相遇;2.交往——表现和理解;3.形成适时的行动;4.观察与思考。相遇时，重视这个偶然的机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行事。相遇后，把对方的行动理解为一种表现，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呼应。如何理解孩子是保育者要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充实现在，向下一步发展。

回忆自己当时的体验，我认为进行思考的全过程都是教育工作。培养孩子的存在感、能动性、相互性、自我意识，这些都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课题。对孩子来说，能实际感受到幼儿园是自己生活的地方，能做自己选择的事，能和他人互相协调，形成自我，这些都是发展其各种能力的基础。

以上观点是贯穿全书并反复讨论的课题。

保育者的行为相遇;交往——表现和理解;形成适时的行动;观察与思考。

培养孩子的内容存在感;能动性;相互性;自我意识。

第一天，我来到院子里，正好和被爸爸妈妈领来的4岁的H和他2岁半的弟弟相遇。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的H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没有预想到会和这个孩子相遇。相遇是偶然的。这个孩子一直站着，是随时都准备离去的姿势。这是将孩子的行动看作是其表现时的理解方式。当时，H还没有在那个地方的存在感。我如果接近那个紧张状态的孩子会让他感到压力。于是我拿出了小铲子作中介，但小铲子被弟弟先伸手拿走了，H感受到了丧失感。而当我拿来玩具卡车后，他蹲下去用自己的手开始推，其能动性开始萌动，已不再是想离去的姿势。我蹲下去也让孩子明白了我确确实实存在于他面前。这时，适时的行动形成了，并将会发展下去。

第二天

今天，只有H和妈妈两个人来幼儿园。H一到就马上到沙坑里，往玩具卡车里装沙子，用自己的手推卡车。虽然他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

情，只是稍稍活动了一会儿，但却能看出H因为没有别人的干扰而显得很高兴。我和他妈妈都只是在旁边看着。

在沙坑里，我先跑过去往杯子里装满沙子，然后把杯子反扣过来，在沙坑边扣糕糕。可H觉得我扣的糕糕很碍事，不予认可，用手和脚把它们弄碎了。我注意到他这个行为并作出反应，进入到和他的相互性游戏。

尽管成人想先制造一些变化(扣糕糕)的想法在开始被否定，孩子还是会把这个想法转化成游戏的。

不一会儿下起了小雨，我觉得有些冷，劝H一起进教室，可他不愿意，我就让他继续在外面玩。因为我觉得让他继续现在的游戏是必要的。慢慢地我不再只是在旁边看着，而是和他搭话，他居然坐到我的膝上来了。H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大蜻蜓”，我也跟着说“大蜻蜓”，H便哈哈大笑。显然，他的紧张感消失了，我们彼此变得亲近起来。

有了昨天的开端，今天再次身处教育现场，我心情变得平静了。想到明天也能和这些孩子们融合在一起，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

第三天

H来到幼儿园，在院子里看着我笑了。之后，我们在廊柱的阴影里玩了多次“相视而笑”的游戏。

和教师的相互性关系是孩子能动性发展的基础。

我将一把黏土放在桌上，他马上就伸手来摆弄;我把纸和笔拿出来，他马上就用它们画曲线;我一开始画坐在旁边的他妈妈的脸，他就要我把汽车和小狗?画上。对孩子来说，画上的小狗和汽车不仅是一个形状轮廓，还被看作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尊重这样的想法，所以一边画一边嘴里还说“小狗汪汪跑”，不光是画外形，还画出表示小狗跑动的曲线。这时H从我腋下伸手拿走画笔，一边“汪汪”地叫着，一边一圈又一圈地画曲线，连纸都画破了。给他换了一张纸后他又一个劲地画，一直画到纸破。他的表情是全神贯注的。

快放学的时候，H走到下着雨的院子里，在水坑里啪嗒啪嗒地走着。H的妈妈撑着伞一直陪在他的旁边。他们从院子里回来的时候，我对H的妈妈说，孩子的绘画不光是形状，重要的是表现心情。“是啊，您说得很对。”这位母亲马上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允许孩子在水坑里走，可以看得出H的妈妈在努力配合孩子。H的妈妈说她第一次看到孩子这样主动地玩。

那天以后，我每天生活在孩子们当中，既常常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惶恐，同时又感到一种踏实的快乐。

这个星期，H高高兴兴地上幼儿园，每天都积极主动地来，回到家里也感到很满足，他过得十分愉快。

此后，我和H的接触还持续了几年，这里不过是最初三天的记录(参考第七章)。

教师每天都要接触好多孩子。在这个时间里和这些孩子接触，在另一段时间里又和另一些孩子接触。就是这样密切频繁的接触让教师和孩子们逐渐建立起了相互关系。

二、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的一天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早上，孩子们很松懈，但他们慢慢找到自己的游戏节奏，让班级整体充满活力地动起来，并带动教师也跃跃欲试。

在四月的头几周里，我让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之间建立起了互信的关系，却没能让更多的孩子在充满活力的相互交往中游戏。这是由于我的教育技巧不够成熟呢，还是由于在残障儿童的教育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度过了最初的几周。

六月的一天，尽管我头天晚上很早就睡了(在第一线工作时，我常常为第二天的工作早睡觉)，但可能因为有点着凉，早上起来还觉得头痛。可一到幼儿园，我立刻就被来园的孩子、家长及教职员工的生气勃勃所吸引，竟然连感冒都忘记了。这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当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被孩子们充满活力的活动深深地感染了，这是一个教师的真实感受。然而那充满活力的活动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当然，如果仅是单纯的记录的话，对于不在现场的人来说，那不过是枯燥无味的文字罗列而已。不过，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残障儿童中不能产生充满活力的游戏”这句话是不对的。如果教师有意识地细心引导的话，一定会让教育现场出现充满活力的活动，孩子们也一定会觉得他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我将那一天(6月9日)的过程分析记录如下。虽然过于具体的记述会让读者厌烦，但是孩子们所表现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变成他们未来的成长课题。

在面向全体中考虑我的位置

I早上来园后，从院子中间穿过，一直走到院子的另一头。他抬头望着树上，倒着走了几步，然后又朝前飞快地穿过院子走了回来。

H一家把小弟弟也带来了，他们开始在沙坑里玩。最初，我打算和H一起玩，但看到H的妈妈和他弟弟在玩沙，H一个人在一边看书，我觉得把这里交给H的妈妈比较好，于是就去了没有教师的地方。

哪怕是简单的行为也要看到它的意义

H的弟弟让妈妈念图书，H把图书翻到了自己喜欢的地方，蹦跳起来。看上去H没在看图书，可我觉得H已经用他的肢体表现出对图书的兴趣。

每个孩子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以此产生互动

I老师抱着T去二楼。另一个孩子想让我抱，我就抱起那孩子。

过了一会儿，T把我拉到院子里的秋千旁让我坐下，然后他就坐在我膝上。

一起愉快地滑滑梯

T沿着滑梯的阶梯向上爬，开始他自己先滑下去，再确认我是不是跟在他后面滑下去。后来他让我先滑，他趴在我的背上滑下去。不一会儿，我看见H在旁边又蹦又跳，他拉着我的手爬上滑梯，我们又滑了一遍。这样重复了多次。在一起下滑的瞬间，我也体验到了忘记一切，脑中一片空白的感觉。

不知不觉玩到了吃饭时间。

共处一个空间开灯关灯

有的孩子关灯，有的孩子开灯，还有好几个孩子哇哇喊叫着进进出出。我也凑着喊:“天黑了!”“天亮了!”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回与孩子们共处同一个空间的喜悦。

投入到孩子们当中，热衷于他们的游戏

玩着玩着，H来追我，我假装逃跑，他的弟弟也跟着一起跑。我加入到他们玩得起劲的游戏中，什么也不想，只是快乐地游戏着。H大喊着跑来跑去，我加入其中，觉得和孩子们共有同一个世界，共有相同的体验。

大家都想做一样的事，为了满足每一个孩子我绞尽脑汁

T拉着我的手去厕所小便，他让我打开窗子，好看到外面的汽车。这时双胞胎进来了，也想一起爬到窗户上看汽车。H也进来了，

也想一起看汽车。孩子们之间发生了冲撞，于是我就扭动着身体和他们挤来挤去，这样一来，本来要吵架的孩子们全都笑了。

到需要帮助的孩子那里去

我正在吃饭，没一个孩子在身边。突然我听到有孩子在厕所里哭。原来是T把卫生纸放进冲水马桶，他把手伸进去捡，马桶盖落下来夹到了他的手。我抱起T把他带到院子里，他马上跑向一个储藏柜。

T找到了一个大箱子，拼命想把我装进去。箱子里面空间很小，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进去。看到我这样，T开始生气，让我把左脚右脚放进箱子里。我一双脚进去后箱子就塞满了，我在箱子边上坐下。这时T爬到我的膝上，把自己的脚伸进本来已经很狭窄的空间里，让我用手从后面抱住他。那个样子好像要和我合为一体。在这样狭窄的地方我们就像两只猫一样。

尽情地用颜料涂抹

E把手指伸进颜料瓶里，密密实实地把颜料涂在方块积木上，然后拿着它在大型积木上走来走去。后来他坐在我的膝上。因为用沾满颜料的手摸身体和脸，E的脸上和身上全是颜料。我想带他去洗澡，他看出来了就到处逃跑。我抓住他，I老师帮他擦干净了。E玩得很尽兴。

••

•••••••••••••••••••

风平浪静的一天。孩子们在轻松的一天中情绪稳定。老师和孩子们面对面地尽情接触。昨晚，我还梦到了同事们，这个梦让我今早的心情非常愉快。我相信教职员们今后会积极地工作，做把自己的全部能量释放出来贡献给孩子的教师，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珍贵的。傍晚，在夏日的天空下，我回到了家。天渐渐黑了，身处潮湿的空气中，我度过了片刻宁静的时光。

——摘自当时的日记

•••

三、存在和不存在的疑问黄色玩具小汽车

孩子们说什么也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教师要做出相应的回应是需要极大的努力的。成人可以想出很多理由来对付孩子而不必让自己身心疲劳。但是，作为一个人生的探求者，孩子比成人认真得多。通过和孩子的交往，我们了解到，孩子的生活世界和成人的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和底线是共通的。

早晨，在院子里，J把一辆黄色玩具小汽车放在沙坑边，自己坐在沙坑里看着那辆玩具小汽车。我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觉得给他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是很重要的。这时T过来把玩具小汽车拿了起来。我很紧张，觉得J会生气。果然不出所料，J马上站起来，把玩具小汽车抢了回去。接着又来了一个孩子，从J的手中把玩具车抢走了，两个孩子之间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我立刻拿了另一个玩具小汽车过去，可两个孩子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时我明白了，他们都只想要那辆黄色玩具小汽车。后来T拿着黄色玩具小汽车走了，J把一辆白色的玩具小警车放置在刚才放黄色玩具小汽车的地方，继续开始看。（“放置”的意思是说，从手中放下去，放到另一个空间里，也就是说占据一个神圣的空间。）

J和我在这之前有一年多的接触，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些行为。比如，在幼儿园里，J喜欢搭坐在成人的自行车后架上。他要求在自行车行驶的路上放上喷壶、水壶、玩具小汽车、铲子等东西，让自行车在这些东西中穿行，还不能碰到或移动这些东西，也不能从远处绕过去。所以带着J骑自行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时候J会朝年龄较小的孩子脚边扔东西，这十分危险，所以我总得时常注意他。和J接触的时候，不知何故，为了满足这个孩子的强烈欲望而又不让别的孩子有危险，我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我迫切地想了解在他过激行为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动机。

J在不乘坐自行车的时候，常常站在沙坑边上看着什么，这一行为给所有的人很深的印象。仔细看看，好像是在监视自己放置的东西有没有被别人的自行车撞到，自行车有没有在这些东西中间通过。自行车撞到什么东西的时候，J就会跑过去把东西再摆回原处。除此之外，别的事情他好像都不放在眼里。别的地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既不靠近，也不去看。J只专注自己的事，别的什么也不管。

J看到的事物是他精神生活的一个写照，他像是在思考自身的存在或不存在。自行车撞到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在被放置的地方就不存在了。自行车贴着东西通过的时候，正是他确认东西会不会有不存在可能的时候。在沙坑边看着黄色小汽车的时候也是如此，J不只是看着小汽车本身，他还在思考小汽车会不会有从沙坑边缘掉下去的可能。

这时正是我准备辞去大学工作的前夕。我那时正在思考关于人的存在何以证明人的存在等问题。和J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有同样的困惑——存在和不存在，在being和non-being的境况中存在着不安定因素。只不过没有语言能力的孩子和在社会上有稳定地位的教师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孩子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和自身存在的确实性都很模糊而已。鉴于此，在和J接触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该如何做才能让J确信自身的存在。

正是在这段时期，我遇到了本节一开始提到的场面:J看着放在沙坑边上的玩具小汽车。存在和不存在的危机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出现。当遇到这样的危机时，任何人都会认真对待。老年时，当社会工作结束，生活模式改变的时候，人总是要回顾一生并重新确立自我。因此可以说，存在和不存在的不安定感在人生的任何时期都会产生。在儿童期，孩子不能通过回顾过去而发现自我，他们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通过直接接触的周围的人和环境而认识自我价值，并进而确立自我的，所以教师的作用非常重要。

两个星期后，J又蹲在沙坑边，我于是和他一起蹲在那里。他往自己手上撒沙子，直到沙子几乎盖过他的手。他的手一会儿看不见，一

会儿又看得见了。沙坑边放着一只黄色的玩具长颈鹿。这时T来了，拿走了黄色玩具长颈鹿。J马上抢回来，T又立刻抢回去。我拿来一个玩具电车，可是它马上被J扔掉。这时来园的另一个孩子把玩具电车捡了起来。J好像很在意，时不时地回头看那孩子，但在自己的位置上几乎没动。J让我拿起一把小铲子，并用他的小铲往我铲子里装沙子，想把铲子的凹部填平。如果我把手放低，他就不高兴，他不许我的手低下去，必须保持一个让他满意的高度。我的手一低下来，他就把我的手抬高，一定要我的手保持在固定的位置。尽管上次是黄色玩具小汽车，这次是黄色玩具长颈鹿，而他关心的核心同样还是物体在固定的地方存在与否。

那以后我继续和J接触。十几年后，他在造型工作室的展览会上展出的画吸引了我。他用颜料画了一个四方框，紧贴着四方框的内侧和外侧画着很粗的线。这和骑着自行车既不撞到东西又要紧贴着东西驶过是一样的。那时带着紧张感探求过的存在和不存在的状况，现在成了留存于心的画的主题。J现在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可以通过书写表达自己的意志，可以独自去工厂上班，是一个很像样的青年人了。存在和不存在的疑问是一个在人生之初要涉及，在人生各阶段都要不断被重新确认的课题。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1)

产生希望的空间儿童时代的空间体验

进入秋天的时候，我接触特别多的是4岁的男孩V。V喜欢能旋转的东西，说他固执也不为过。但一旦用了这个词，对他的看法就会固定化，所以我刻意回避这个词。每天早上，V和妈妈来园时，总拿着从厨房卸下来的大换气扇或小玩具螺旋桨。在他家里，好多个箱子里都放着他收集的玩具车、车轮、纽扣，以及从附近弹子房弄来的旧机器等。

V一直不离开妈妈，即使我试用螺旋桨的桨翼或者车轮吸引他，想和他一起玩，他也不高兴地低声嘟囔，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几周后，他和我一起在教室里转圈跑。听到钢琴伴奏，他一边跑一边笑了起来。据说，自闭症的孩子喜欢旋转的东西，这个孩子是还未被确诊的自闭症患者。可是作为教师来说，无论孩子被诊断为什么病，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是最大的课题。首先，对旋转物有兴趣的孩子，不仅不能否定其兴趣，还应从他的这一兴趣出发去做研究。旋转运动是由反复、速度、以轴为中心旋转等要素构成的。V对这几个要素都喜欢的事实逐步得到证实。

看上面从下往上攀登的斜面空间产生希望的空间

十月的一天，V来校后就拉住我的手走到院子里，在院子的一角蜷成一团，发出呜呜的低吟声。我觉得他可能有什么事想做，就和他呆在一起。我知道V喜欢三轮车，就把三轮车推到他旁边。V开始用手摆弄车轮，慢慢地他的心得到了解放，也许他有了向上的空间。忽然，V从滑梯的下面往上看，想要爬上去。我托着他的屁股让他爬，V紧紧地抓着扶手往上爬。爬到上面后，他又好像害怕一个人往下滑，他把我的身体转过来转过去，看把我摆成什么姿势才好抱住我滑下去。我在前面，V紧紧搂住我的脖子慢慢往下滑，这样重复了十几次。最后，他不用搂住我的脖子，而只用脚尖抵住我的后背就行了。

V的手里从来园开始就紧紧捏着一个小螺旋桨。爬过几次滑梯后，他把那个小螺旋桨从滑梯上扔了下去。在扔的时候，他是完全有意识的。

螺旋桨掉进了一个没有水的沟里，那是一个他不可能自己把螺旋桨捡出来的很深的空间。这时V呜呜哼着愣在那里，而当我帮他把螺旋桨捡上来的时候，他又开始活动了。这天下午，别的孩子把他的玩具小汽车和电车全拿走了，他却没有生气。

在这个情景中，孩子自发地开始行动。作为结果，其所表现出的行为虽然很不起眼，但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能看到孩子自身成长的轨迹。在孩子低声哼哼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下面。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眼睛向上看的余地都没有，正不知所措。在转动玩具三轮车轮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喜欢旋转东西——孩子的心得到解放，他向上看时有了空间，发现了向外界扩展的空间。

当孩子表现出有从滑梯下面爬到上面去的兴趣时，可以说这时的孩子已经发现了上面的空间，并对未来的时空抱有了希望。

人的空间和身体有很深刻的关系。前、后、上、下、左、右，都是以直立的身体为基准的。这也与时间有关，与人的感情有关。前进的方向指示未来，前上方意味着希望的方向。前下方是堕落的深渊，是前进中伴随的不安。后面是自己走过的路，伴随着过去体验过的各种各样的情感。

日常的观察

在日常的空间里我们是走在一个平面上的。

走路的时候，人的眼睛是向着目标朝前看的。朝着目标前进的时候，尽管路上会有一些上坡或下坡，但都不成问题。骑自行车的人比行人更能向着目标直线前进，斜面更不成问题。无目的地散步时，路边的风景和缓坡都会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斜坡上方的天空是明朗的，坡下的屋檐看上去很暗。上坡的时候虽然很费劲，但到达坡顶的时候会感到很快乐。

一边沉思自己的问题一边走路的时候，通常不会留意空中飘动的云彩和明朗的天空。如果吸一口气仰望天空，就会发现天空无限广阔，人会感到自己是在拘泥一些多么渺小的事物。顿时我有了这样的发现，有一个时期，我被自己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正如一首诗中写到的“虽然我们穿越了火与水，但你却引领我们来到一片广阔天地”，当你仰望上方的时候，世界会变得更广阔。

脚下的空间被地面覆盖着。与天空不同，我们不能透视地下。如果什么时候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能看到近在咫尺的绝壁深渊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那时我们一定会感到头晕目眩，会因恐惧掉下去而吓得发抖吧。当发现这样的上和下的空间时，孩子们的空间可以说就被扩展开了。

现在，V想爬上滑梯。我想帮他实现他的想法，托着他的屁股帮他上去。这个时候可以说，这孩子曾经被封闭的空间向着上方打开了。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2)

通过语言认识

上、下、站起、倒下、上升、坠落等语言的基础是身体感觉的上和下的体验。引申这个概念，有关精神世界的语言也是如此。天堂和地狱，希望和绝望，都与身体感觉的上和下有关。任何人都不怀疑天堂在上，地狱在下。虽然现代人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但是在有关上和下的语言中，上方表示光明的希望，下方表示深不见底的黑暗，这种认知则是不变的。

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当说“站在上面的立场”时，会让人听起来觉得很了不起，而其实并非如此。在德语中，用Verstiegenheit这个词表示爬得太高下不来的意思。Steigen的意思是攀登，Versteigen的意思是“攀登失败”，合起来就是爬得太高下不来的意思。Bollnow在《人和空间》一书中指出，自不量力的意思是爬到一个本来爬不到的高度又下不来。孩子自己爬上去的地方是可以自己下来的，可是在孩子想要爬，成人又帮孩子爬的时候，就伴随着危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的地方是可以自己下来的。

成长的观点

婴儿是什么时候开始仰头看的呢?孩子从躺着的状态，屈膝，到想站立起来的时候，以自己的身体为基准，分化和认知上和下的空间。婴儿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明白自己的头部是上，坐屁股蹲儿摔倒的方向是下。这是和身体运动一同形成的上下方位感。走走摔摔再站起来的同时，孩子在全力以赴地学习上和下。等到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能完全学会了。

到了两岁左右，孩子就会想从滑梯下面爬到上面去。他这样想的时候，即在爬之前，孩子的观念中已形成了上方空间的概念。就算孩子还不理解“上”“下”的词语，但是他有想往上攀登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孩子已经形成了以身体为基准的上下概念了。到了三四岁，孩子

在有限的平面中生成空间的概念。他们以图画纸的边缘为基准认知上下，在上方画太阳，在下方画地面，在中间画人。显然，在视觉方面，孩子们已经认知了上下和中间。

我们从孩子的观点重新思考一下空间。在幼儿阶段，是很难理解语言的引申含义的。因为不能运用语言，孩子和成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可是在身体感觉上的上和下，孩子却比成人体验得更生动。因为成人把上下置换成了语言，变成了一种观念，简单地将之概念化了，诸如上是希望，下是绝望一样。而实际上希望和绝望并非如此简单，那是真正让自己的全部生活有时光明有时黑暗的要因。当孩子用身体感觉仰视上方的空间时，一定有直达天际的高昂感情，而涉及下的时候，能感到窥探地狱边缘时让人目眩的恐惧。

也就是说，成人用语言思考事物是以孩提时代通过身体感觉来体验空间的经历为铺垫的。在获得语言之前，孩子的生活里已经有了精神生活的萌芽。孩子不正是通过身体的直接感觉来更多地仰视和窥探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吗?

当我观察自闭症患儿的时候，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认为，当孩子自发地产生如爬滑梯斜面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行为的时候，在孩子心中，向上的、向着光明未来的希望就产生了。还有，当孩子把自己最喜欢的螺旋桨从上往下扔，看见螺旋桨掉进伸手拿不到的沟里时，他会处于一种超出成人想象的灰心和懊悔里。也许有人认为，不必如此热心地把孩子掉落的东西捡回来，可是当我想到那是相当于孩子的一个分身一样重要的东西时，我就必须去把它捡回来。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之后，这个孩子的世界快速地展开了。

当孩子从滑梯的下面往上攀登的时候，他的世界在向着未来扩展，教师也以此为契机进行教育。这样的例子不只限于这一个孩子，可以观察到很多同样的例子。

在象征性玩具中生长的想象力

孩子们用小小的象征性玩具（如过家家玩具、洋娃娃、玩具小汽车）玩的时候，他们在想象和思考一个大世界。象征性世界不是单纯地再现几何学意义上的缩小的世界，而是在那小小的空间里有一个很大的世界。教师和孩子一起在那个世界里活动。

旋转空间的开放

当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螺旋桨旋转的V从滑梯下面往上仰望的时候，他的世界在向着未来扩展开去。

在V从滑梯下成功地爬上去的一周后，他在多功能活动厅一角的高台滑梯上被我抱在膝上。突然，V又从我的膝上下去，让我和他一起围着放在多功能厅中间的蹦床一起跑。当我有节奏地跑起来时，V便在后面追我。他不是想要抓住我，而是因为这样跑很开心。本来V在跑之前是脸朝下蹒跚地走着，而现在他却在笑。奔跑让他的心情轻松了，开放了。这是节奏起了作用，被放在中间的蹦床也起了作用。通常我们把这叫作“转圈跑”。V不仅仅是对旋转的东西感兴趣，加上奔跑以后，旋转的体验变得更开放了。

后来V停止了奔跑，在滑梯上拉着我的手。这时有人从下面扔上来一个球。在滑梯上一松开手，球就会掉下去。V往下扔了球，接着又自己滑下去，突然跑到院子里去了。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3)

象征性玩具的游戏

过了一会儿，V在教室的门口把塑料胶带拉长做成了一个斜面，用手指上下移动做着滑下的动作。几天前，当F老师从一旁看见V玩过滑梯，把塑料胶带放在手里摆弄的时候，他就看出这个孩子心里所感受到的是仰望滑梯上方时那种展开的感觉。F老师马上把这个行为提升到象征性游戏的想象力层面。他认为，当孩子拉长塑料胶带做成斜面的时候，在孩子的内心又一次体验了滑梯的感觉。

快放学的时候，V把塑料胶带拿在手里往长里拽。我让他把那卷塑料胶带带回家去。

在教育过程中，成人的想象力将会成为展开教育活动的力量。

第二天，V从家里拿来了一个大的换气扇、金属框、螺旋桨、盒子。他妈妈说:“他把自己的宝贝都拿来了。”V站在活动厅一角的高台上，用手举起换气扇，看着天花板哼哼着。我想他是想说，把那个换气扇安在天花板上，于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用塑料胶带把换气扇粘在了天花板上。他在高台这个小空间的上方，做了一个旋转物，也就是太阳。在一个象征性的宇宙空间里，想象力得到扩展。V摆弄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塑料胶带玩了一会儿后，自己从台子上下来了。

把小积木垂直立起又一次象征性游戏

又过了两个星期，V从家里拿来了螺旋桨和塑料胶带。我在院子里接他。他进活动厅的时候，手里拿着玩具电车轨道和玩具电车。我用轨道做了一个斜面，电车一放上去就会滑下来。V重复用手推着电车下滑。我从V对面不远的地方，把电车推向V，这时他把两块小积木像柱子一样立起来，还在两个柱子之间垂直放了一块小积木，看上去就像一个人站在两个柱子之间。我看V是在表现他自己，觉得好极了。垂直立起的柱子，是这个孩子从心里想做些什么的意识萌芽。站在柱子中间的也许就是他自己。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教师的做法有

两种。一种是沿着孩子的想象，教师也发挥想象力把游戏继续下去;另一种是为让孩子的想象力更加自由地释放，设法设计别的游戏。

这时我想到，要想打开这个拥有很多自动玩具的孩子的世界，还需要一些没有形状的物质材料。于是我为他准备了颜料和笔。看到我把笔蘸满了颜料，V将笔放在颜料瓶中搅动后，把颜料涂在盘子和电车上，一连涂了好几个。

到了下午，在院子的沙坑里，他把电车放到沙坑里，并在上面撒上沙子。这一天V一次也没有哼哼过，也没有把螺旋桨拿在手里。通过这些具体的物体，他内心的禁锢之一被打开了，不是吗?

第二天，不知道怎么的，一点小事引起了V的恐慌，他哼哼唧唧的，从早上开始一直缠着妈妈。这一天我很辛苦。到下午，V不是让玩具电车行驶，而是把玩具电车重复推倒。这是度过一天之后，从这孩子身上产生的另一个课题。把象征着自己的玩具电车用自己的手推倒的行为，和把积木垂直立起的行为一样，是受到相同意识支配的行为。V从早上来园以后，因为某个我不了解的原因而情绪低落。他通过推倒玩具电车来表现情绪低落的自己。表面看来，会觉得他在害怕着什么。

又过了一周之后，V把两块有自己个子那么高的大积木放在自己身体的两侧，并把它们垂直立起，自己站在积木中间，然后把图画书放在头上当作天花板，两臂向两侧伸出，把积木击倒，咯咯地笑了。这样的行为重复了好多次。F老师说这是“桃太郎”日本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从桃子里生出来，故名桃太郎。——译者注的诞生，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破除了自己外壳的V来到了一个广阔的空间。V张着大嘴笑了。这促成V的行为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孩子和教师两方面都具有象征性的想象力。在象征性的斜面上方找到光明的这个孩子，在现实世界里受到种种阻碍而不能实现的事，在象征性的世界里都得到了展开。

就算在第三者眼里不明白教师和孩子一起弯着腰在做着什么，但是在孩子和教师之间一个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世界已经展开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想象力教育也就不存在了。

一边思考一边前进为了培养能动性

用剪子剪培养孩子的能动性

第三学期开始的时候，V常用手指做着剪东西的动作。他妈妈看出孩子是想剪什么东西，说“不行”，并加以制止。当时在一旁的F老师想让孩子实现他想做的事，而又不想立刻反驳孩子的妈妈，于是拿来了报纸想给孩子剪一个小汽车。孩子的妈妈说:“请别这样做，我们不让他剪报纸。”这是顾及每天早上要看报纸的孩子的爸爸。想到早上家里的样子，V不由得浮现出笑容。于是F老师就拿来了图画纸，并画上小汽车剪了下来。

V用两只手拿着F老师剪下来的小汽车，围着蹦床转圈移动。很明显他是在模仿开车。接着V拿着小汽车转圈跑起来。剪下来的东西，拿在他手里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可以随意地摆弄它。

到了下午，V把玩具警车放在纸上，用蜡笔沿着警车描出了轮廓，而后又在轮廓里面画上了一圈圈的曲线，想要展示小汽车正在行驶。

第三学期的第一天，我看见一个?孩在揪一些年龄小的孩子的头发，便忙着阻止他们。但我心里也感到困惑:我像一个教师呢，还是像一个防止危险发生的监视人?这时，我看到赖在妈妈身边的E，他正在费力地想把雨伞垂直立在自行车旁边。我走过去帮他，为了让雨伞保持垂直费了很大的力气。这时，刚才揪别人头发的那个男孩又要去揪一个年龄较小的孩子的头发。我当即想冲过去保护那个小孩，可我的腿突然抽筋不能动了。像现在这样能有机会说出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那以后的两个多星期里我都没能出现在教育现场。我那段时间的乐趣就是从我的妻子(F老师)那里听说一些孩子的情况。F老师以前在

幼儿班做过老师，以上事例都是当时记录下的她的谈话。

在腿疼休息的那段时间，我对当时的教育现场进行了反复的思考。我常常想到每一个孩子，很想和他们一个一个认真地接触。我想，必须保护年龄小的孩子，可是揪别人头发的孩子一定也有许多烦恼;想把雨伞垂直竖立的孩子，是在认真考虑离开妈妈的自己怎么完成垂直树立的动作;我常常提到的V，他常常被旋转的东西束缚着……我常常被我想真情接触的孩子们包围着，想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的能动性。每当思考孩子的这些问题时，我总为自己的行为不力而感到非常难过。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4)

下功夫的老师

过了两周，我又回到教育现场了。

F老师为V用纸做了螺旋桨，V看到后马上拿在手里。螺旋桨的前端部分掉下来好多次，他捡起来交给我，并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否定V喜欢旋转物这一兴趣，F老师想和孩子共有旋转的兴趣。不过教师不是和孩子做完全一样的事，而是尝试用纸做螺旋桨，通过教师锦上添花的创造性干预，让孩子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边思考，边进步

有一次，V发现了放在旁边的铲子，并把铲子靠墙立住。我想起来这个孩子曾经表现出把积木垂直竖立的兴趣，如果把他的意识引向垂直的感觉，说不定可以唤起他的能动性。于是我用蜡笔在墙上画了一条垂直的线。V比着垂线把铲子立在那里，然后放开了手，铲子倒了下来。我想，如果是水平线的话会怎样呢?于是我又在地板上画了一条水平线，结果V跨着铲子骑着走到门口。之后，他从玩具筐里找出电风扇玩具，把电风扇靠墙立着，再把它弄倒，像这样重复了多次。V盯着转动的东西看，把旋转和垂直水平结合在一起思考着。

如果教师在和孩子接触的过程中能够边思考边行动的话，孩子也会一起边思考边进步的。

战胜挫折的力量

第三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V一个人爬到教室一角的滑梯上。接着把拿在手里的玩具电车扔掉了。在滑梯下面的孩子又把玩具电车往上扔。V在上面接住后咧嘴笑了。这样重复了好几次。不一会儿，在下面的孩子扔的东西打到了V的眉间，V有一瞬间很像要哭的样子。但他用右手按住眉间，忍住没哭。然后，他好像要告诉别人电车玩具是怎样打到他的，用手在眉间还比划了好几下。如果是平时，V遇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活动都会中止，他会发出呻吟的声音，可是这次他

马上又继续玩刚才的游戏。当V这个孩子看着下面哼哼的时候，他的心灵会被对他人的怨恨和说不出口的烦恼封闭着，那说明他关注的是过去。而不断前进的人，即使在途中遇到挫折，也可以停留下来忍耐一时。所谓忍耐，就是在某一个场所或某一个时间“停留”。“停止”是在某个场所不再移动，和“停留”是不同的。在自己选择的活动中表现出能动性的人是正在向着未来前进的。如果没有能动性，也就没有停留和忍耐。

快放学的时候，V在玩具筐里发现了一个小车轮，想用手拿。就在这时，别的孩子抢先一步把车轮拿走了。V看到来接他的妈妈，便抱着妈妈哭了起来。V的妈妈说，V在家里没有像这样哭过。他通过放声大哭把自己的心情直接宣泄出来。

这天，我回到家里，女儿说:“对什么都毫无欲求的人，就算待在那里也和死人一样。”我觉得她说得太对了。

•••

信任•期望•爱

难以相信的时候仍然毫不怀疑地相信，才是信任。

即使有许多不利条件，也不认为是失败的预兆。

在没有希望的时候要抱以希望。

把儿童的教育和文化结合起来。

在似乎难以产生爱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去爱。

对他人世界的关心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只为一己之利而行动。

教育现场充满了矛盾。我在其中一边体验一边学习。

——摘自当时的日记

•••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5)

手的使用开拓未来

和孩子接触之根本，具体来说，是在面对不确定的前途时保持勇敢的姿态。人与人的接触，无论是谁与谁，都是存在与存在的一种互动，面对一个个的互动，应考虑该如何去理解各种行为表现。这样的理解是存在于教育工作之前并且在教育工作中得到进一步锻炼的。通过这个问题，可以一窥教师的全貌，所以一定要讲这个问题。作为教师的我，一直得到同事、家人、朋友的鼓励，同时激励着我的，还有思想和阅读。方法因人而异，我是把自己当时的思考记入日记，再把它们从日记中摘取出来，以对育人的教育产生更深一层的理解。

•••

新学年开始了，这是出发去探索一个未知世界的时机。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有着残障儿童教育所透出的对人性世界的理解，闪耀着照亮儿童教育和儿童世界的明亮光芒。

——摘自新学期伊始的日记

•••

自己动手吃

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V在沙坑里把树枝插进光盘的圆孔，在沙子上移动光盘，他是把光盘当车轮吧。我把他的手埋在沙子里，他一点点地活动手指让手指露到沙子外面。当手指都露出来时，他咯咯地笑了，就像自己的脸从沙子里露出来似的。这样重复玩了很多次。

在之前，V是盒饭摆出来也不去吃的。在家里也是他妈妈喂，他没有自己动手吃过饭。这天，我对他妈妈说:“您特意做了盒饭来，让他吃完了再回家吧。”于是，他妈妈把盒饭拿到沙坑边来。V一看到就马上伸出了手。妈妈说:“啊，得洗洗手。”说着就把盒饭收起来，并拉着孩子的手，让他洗了再坐在餐桌旁。

V这时已经不想吃饭了。见此状我说:“刚才在沙坑时，让他用带着沙子的手吃了就好了。”“哎，可不是嘛。”妈妈也意识到了。妈妈一心想着不洗手不能吃饭，从某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妈妈对V的爱。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妈妈过于认真的反面，恐怕是遗失了现在孩子最重要最需要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在沙坑边摆上了餐桌准备吃盒饭。大家都在院子里开始吃饭了，可是V还在沙坑里继续玩。玩着玩着，他突然停下来，拉着我的手去院子里的水管洗手，洗了后坐在我旁边，想吃我的盒饭。他也把自己饭盒里的紫菜饭卷放到我盒里，用手指着示意让我吃。

第二天，V让我拿着大积木，把四块大积木一块接一块地并排放在地板上。他坐在积木上，把一块大积木像开关门一样开开关关地玩着，连饭也是在大积木上吃的。他今天差一点儿就自己动手吃饭了，他还用手指着让我吃。

几天后，他和F老师进到一个圈里转圈玩。午饭时，他自己用叉子吃了草莓。当F老师把紫菜饭卷放在他的饭盒里时，V也自己用手拿起来吃。快放学时，他把剩下的饭也吃了。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动手吃东西。

剪断造型的开始

新学期的五月的一天早上，桌子上放着一次性筷子。我在用透明塑料胶带粘筷子，V马上把胶带拉出一段，还从抽屉里拿出剪子来剪断胶带，再粘在地板上铺着的图画纸上。粘在什么地方、剪多长，他用剪子比量着。他竖着粘，横着粘，对角粘，几条胶带重叠着粘。我把他的作品贴在了墙上。之后，V把剪子移到图画纸的边缘，犹豫了好几次才开始剪，在纸的边缘?了很多道道。他用手摆弄着剪过的纸。我想，他剪纸边时心里一定在转动着整张图画纸。

这一天，V用自己的手剪断了胶带，还通过自己的判断决定了剪多长，并将它粘到了自己想粘的地方。虽然不成形状，但胶带都粘在了他自己决定的位置上。结果是，他用重叠多层的胶带做出了竖线和横线。这是V有意识的造型行为。

心里的自由空间

下午，V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去那儿。一直以来V总是被一件什么事情束缚着，而现在他没有目的地走来走

去，说明他的心里有了自由的空间，我感到十分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坐到我膝上，悠闲地看着外面，度过了很安静的一段时间。

四、自我实现的过程(6)

伸开手

到了秋季学期，V老是要缠着妈妈，两只手也总是攥成拳头。攥拳的时候，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之间露出来，看上去像是他从紧闭的外壳里向外窥视一样。他看到我用透明胶带把积木粘在一起，就把胶带拿过去缠自己的手，让手指不能分开。看上去他像是下决心不用手了，三个星期里一直都这样。到了十一月，V和F老师在活动厅里转圈跑完以后，把手放在报纸上，和妈妈一起用蜡笔沿着手指画手掌印。F老师把V画好的手掌印剪下来粘在他的袖口上。V伸开了自己的手，他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他的手是那样的柔软。

这天，V离开妈妈身边，开始和别的孩子一起在滑梯上玩了。

第二天，F老师用瓦楞纸剪了一个手掌图形，V拿着它和妈妈一起爬到滑梯上待了一会儿，然后把拿着的瓦楞纸手形扔了下来。扔了很多次，有时是妈妈给捡回来，有时是他自己捡回来，就像“放手”这两个字的字面的意思那样。之后，他和妈妈手拉着手团团转圈，然后把“瓦楞纸手”放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很久以后，我问F老师做瓦楞纸手形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F老师说，是想知道如果再有一个伸开的手掌，V会怎么样。结果是，V扔掉了瓦楞纸手掌而伸开了自己的手掌。

我并不认为是老师设计的某个教育行为使孩子变好了。因为这里存在着因果关系的痕迹，容易产生由于我的所作所为才有此结果的想法。而实际上，孩子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成长过程都会涉及到很多因素。但我认为，在用心地和孩子接触的过程中，有新的发现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培养孩子自主选择和自我意识，才能切实地扩展孩子的未来。

教育现场是对很多孩子开放的场所。教师在和一个孩子密切接触的同时，还要应对其他孩子。在这个同步进行的过程中，我特别将焦

点放在了V身上做记录。

V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他在和我的接触中，自我挑战着，自我发展着。可是就在旁边，也有静静的什么也不做的孩子。当V光着脚进到沙坑里时，B一个人来到院子里，脸上一副满足的神情，可以说是在独自享受着那个地方。她不做什么，在这个令她舒服的地方，她心里充满了安宁。对这个什么也不做的孩子，我作为教师，想和她一起体会，并认可她的行为。如果前者V是“实”的自我实现，那后者B就是“虚”的自我实现(参考第四章)。

•••

我的梦想是进入孩子本身的存在和人本身的存在之中去。不是以孩子为对象要他们干什么，就只是融入到孩子本身的存在中去。所谓自我实现，那是外界的说法。儿童教育是让孩子喷涌出他们自己的想法的工作。

——摘自当时的日记

•••••••••••••••••••••••••

••••••••&#8
226;••••••••
••••••••&#8
226;••••••••
••••••••&#8
226;••••••••
••••••••&#8
226;••••••••
••

五、从学年末到新学年开始

分班行为和作业

到学年末的时候，孩子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很稳定。可是班主任老师们在学年末不仅要和家长面谈，还得准备毕业、结业典礼，并召开教职员会为新学年做准备。在学校这个环境中，从幼儿园到大学，学年末都是积压疲劳和紧张的时期。

三月的一天，为了几个孩子的母亲和老师面谈，工作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当教职员会开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那天研究新学年的分班问题。教育一线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四月。在园的孩子们又长了一岁，升入了新年级。学校也同时迎来了新学生。为了完善教育环境，保证每天的教学，教职员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决定，这是必不可少的。在繁忙的学年末，尽管教师非常辛苦，可是每位教师都十分了解这些工作的必要性。分班将决定未来一学年自己的教学内容，所以每位教师都极其认真。

虽然讨论的是未来新学年的工作，但这是基于对现状的认识和对过去经验的反思而作出的对未来的设计、规划和实施预想。正因为是规划，自然要弥补现在的不足，尽可能接近理想，所以讨论非常热烈，有时甚至达到白热化。

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本年和来年都各有36人，专职班主任8人(男女各4人)，还有几位客座教师。学校分成小学部高年级、低年级和幼儿部三个班。下一年，有5名孩子从幼儿部升入小学部一年级，小学部便有孩子30名，幼儿部有孩子6名(此外，还有一周两次的以幼儿为主的“家庭指导小组”)。毕业生数和入学新生数量相等。

班主任都希望和孩子们一起升级。根据一直以来的经验，为了能让不爱动的孩子安心活动，需要创造一个既安全又稳定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还想确保孩子们在各教室间自由移动和交流。尽管教师有

共同的理想，但仍会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付诸实施必须要立足于各种客观条件。

经过几次会议讨论，有关来年的分班和教室配置意见终于确定下来。老师们也通过协商定下了木工活、大扫除等工作的安排。这些工作都是要通过和别人合作来达到目标的，也是实际的创造物质环境的活动。在这一现实环境中，包含着内在想象世界的教育活动都能够展开。

商量分班是有关现实框架的一环。参与商量的老师们思考着如何能让孩子内在的潜能得到发挥。这是一项需要想象力的工作。如果缺少想象力的飞跃，则现实的框架就可能堕落为各班利己的固执己见和教条主义。尊重孩子想象力的教育行为只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设定现实的框架需要着力于重新评估教育的本质课题。

从现在起到新学年开始的春假期间，为了打造自己设计的环境，老师们开始进行木工装修等工作。

新学期的教育活动

到了四月，孩子们开始来校。为了打造环境和分班，教职员工一直工作到开学的前一天。环境创设是进行日常教育活动的前提，也是教育行为的背景。教职员工们已经不再问社会现实的条件怎么样，而是考虑如何能在现实条件下开展最好的教育活动。

对孩子们来说，三月底之后，他们将属于另一个班，教室也变了，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不适应的事。即使有了十分充足的准备，有的孩子还是不能亲近新的班主任，并因此产生紧张感和内心的混乱。

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在新环境中需要进行能让孩子自我实现的教育。新学期中，老师们在方方面面都关注着、行动着。新环境将通过我们的教育行为对孩子产生意义。

六、保育者停滞的时候——第二年的危机

新学年四月的第一天，T走进教室，走到玩具架旁。在上学期，T很少从妈妈身边离开。这一天，他自己一个人走到了玩具架那里。我想让这孩子玩个痛快就跟着过去，我看见T从箱子里拿出玩具电车放在架子上。这孩子以前口不离奶瓶，依赖于口唇的快感，还总是靠在妈妈怀里。这一天，他不但没有叼着奶瓶，还离开了成人，自己走到玩具架那里，他的心里有了自发的意识。这时S走过来，抢走了T手里的玩具小汽车。这下子，本来在我身边摆弄玩具汽车的T便粘住我不放了。

这一天S可能是因为换了教室，比平时显得更加紧张，行为也非常激烈。S追逐年龄小的孩子，揪他们的头发，我禁不住想去保护小的孩子。我还担心T又要缠住妈妈不放。这一天我一直想方设法让T不去依赖妈妈。

这一天还发生了其他的情况。今年刚升入小学部的O，快放学时突然来到我这里。一开始她还很高兴，可和我玩着玩着就沮丧起来，接着躺倒在地上，拿我的手狠狠地打她自己的脸。在这种时候，我虽然不认为自己的接触方法有什么不对，但心里也自然地布上乌云。O以前常有这样的行为。她打自己头的时候，待在她旁边会感到这个时间很长，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忧郁起来。我想阻止她把这种自伤行为固定化。根据我的经验，通过教师的努力，这样的行为是能够得到缓解的。基本消除这一现象的事例已经有很多。这天的O，因为教室和班主任老师的更换，一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因此，一定要理解她的心情，陪伴她一起度过这个适应期。

学期伊始，常常因为担心将来会怎么样，会不会一直都是这么混乱，所以在每天的工作中都感到心情沉重。揪年龄小的孩子头发的那个孩子，还总是要成人背着，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情况对于教师来说是一种危机。局外人看来，这样的场面是杂乱无章的，教师自己也不认可这样的局面。有时候，教师会认为，是因为这些孩子有残障才成这样的。但有时候也会意识到，可能是因为环境的设置和教育方法欠缺所至。在这时，如果有什么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教育公式或教育理论的话，教师也许会抱住不放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注意是否把能量倾注到孩子身上，而不是仅用来维持教学秩序。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孩子能够自我满足地生活，作为人能够正常成长。如果迷失了这个根本，那将是教育整体的危机。

教师是存在于孩子生活中的，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教师也同样面临困难。教师丧失了希望，感到不安的时候，孩子的困惑程度也会增加。孩子和教师是同伴，一方情绪下降时，另一方情绪也会下降，双方都会陷入到情绪的低谷。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成人也跟着低落，甚至被击垮，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有过很多。但同样我也看到过很多相反的例子，哪怕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在这学期里，我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

当遇到困难时，能够让教师在继续教学工作的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第一，相信任何孩子都一定会自发地变得主动，找到自身的生存意义，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和他人的互动中生活。这种信念当然不是教师随意的单方面的良好愿望。教师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孩子接触，从孩子一方来说，他们会感到自身的能力得到信赖，而不是被成人从内心抛弃，一味地强制他们服从社会规范。无论何时，让孩子体会他作为一个人是被信任的，这是孩子了解自我、发展自我的第一步。

第二，即使教师同仁彼此都有缺点，也可以相互体察别人的劳苦，相互尊重别人的认识和判断，共同考虑问题。即使是老教师，在别的教师遇到困难时，授人以解决问题的良方也不是不可能的。不深入到孩子和教师面临的问题中去，只注重恢复表面秩序是不能真正解

决问题的。把每个孩子的生活和育人作为根本，教师之间互相配合，教育工作互相沟通，是每一个教师以及每一个教育机构的课题。

第三，把孩子当作一个人去培养的实践和相关研究应当坚持下去，这是社会的共同课题。每一位教师、每一个教育机构以及家庭都不是孤立的。我们应看到，从古至今在这个世界上，做着同样努力的人，不论其有名与否，一直都存在着。而现实中，当教育极端困难时，我们往往会忘记是在培养人，认为自己教的孩子不属此范畴。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有被培养的可能性。普通的孩子和有重度残障的孩子的生活是一样的。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教育情景的积累，孩子的自我意识得以形成，成人的自我意识也会得到提升。

用颜料涂鸦

新学期开始几天后的一个早上，T又在架子上摆放玩具电车。S看见后跑过去，揪住T的头发，用脚把T踢开。T紧紧趴在我的背上不离开，我便带他去别的教室。当看到一本有电车的图书时，T立刻从我背上下来去看书，看到最后，他把画着电车的最后一页撕下来扔掉了。这个行为，看上去像是在拒绝电车——被迫中断的几?游戏中玩的电车。看来，只要有别的孩子来到他身旁，他就会贴到我身上来。

过了一会儿，T想去小便，我带他去厕所。这时，他看到别的教室水池里的颜料瓶。他走过去，把手伸进瓶子里，开始用颜料涂满双手。这是孩子自发的行为。我站在稍远的地方观察。他

把水灌进瓶里，调成有颜色的水。别的孩子在同一个水龙头那里玩水，他们共用了一段时间的水龙头。桌上放着其他颜色的颜料瓶，他去拿，时不时一个人独自笑起来，把颜料涂得满手都是。制作有颜色的水一定让他感到快乐吧。

颜料看上去是吸引T的物质。有颜色的半液体会黏黏地粘在他身上。不过就算粘在身上了他也毫不在意。如果是成人，会在半液体的

物质和自己的身体之间设置一条明确的界限，而T却不排斥黏糊糊的物质。

T以前就对水有兴趣，特别喜欢喷壶。这个孩子一看到喷壶就会去拿。从壶嘴里喷出的水和从他自己身体中排出来的液体对他来说，好像没有明显的区别。

现在，在他玩着黏黏的不透明颜料时，我想他在体味和叼着奶瓶相似的快感。

但是，现在T没有仅仅封闭在这种快感中。他一看到桌子上其他的颜料瓶，就走过去拿。五颜六色的多彩的外界和他自己的感觉结合起来，产生了新的物质感觉。他内心的快感在丰富的外界中扩展，产生出外向的积极性。

即使玩了多次的玩具被别的孩子抢走，自己的活动被妨碍了，T仍然要自己做点什么，他的自发性并没有被消灭。新学期开始，T的自发性开始萌动的时候，对活动电车表现出兴趣。不过，之后的活动内容不是电车。因为与其说他是喜欢电车，不如说是这孩子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在今后具有发展可能性的独立精神，正在使他能选择活动、发现活动。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T在自己的教室里吃盒饭，玩得很高兴。之后，再被S揪头发的时候，他反抗S的行为，等S走了，他显得很愤怒。

T在孩子中，是那种即使自发活动受到妨碍也会克服干扰，继续重复自己活动体验的孩子。面对在众多孩子身上发生的各种事情，教育的作用是把它们转化为对孩子成长有益的体验。有时候感到碰到的困难非常大，带班老师个人不能解决，这就需要局外的、理解教育的、愿意助一臂之力的成人提供帮助。

在不能使孩子自我实现的教育中度过的一天

通过自己的应变，让孩子体验自我实现的人是教师。正因为此，如果一天结束时，没有一个孩子尽情地游戏过，状况混乱不堪的话，

那教师们一定会产生疑问:“这能称为教育吗?”和孩子一起度过这样一天的教师，不仅是面对外在的混乱，其内心也会产生失落感。

对这样的一天进行思考，我感到在教育现场存在着超出教师能力范围的妨碍孩子自我实现的外在力量。孩子中发生了“自己的东西被抢”、“抢别人的东西”、“揪头发”、“阻碍活动”等等事情，然而，做这些事情的每个孩子都真心期望能进行自我满足的活动。遇到这种情况的确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但是，一线教师着急的是，孩子间的纠纷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回顾这几个月的工作，我认识到，即使出现混乱的一天，也是教育工作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由于超出教师能力的各种破坏教育现场的力量的存在，教育现场外在的和教师内心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跨越这一混乱期是教师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体验。做教育工作的人必须坚信，无论事态看上去是多么的悲观，每个孩子也都具备建设性的自我实现的力量。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跨越混乱的基本体验一般是在2—3岁时期。这时候，得到教师的帮助、鼓励才可能完成跨越。这一体验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新的生活中都会反复出现。而当孩子长大成人并成为一名教师的时候，他会成为处在混乱期的孩子们的援助者(参照第二章“自我的萌芽”)。

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师要能够预见到、混乱的一天是教育全过程的一环。这一点也将通过日常的教育工作，通过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得到证实。

••&#8

226;••

今天，在我与每一个孩子之间，会发展出怎样的思想来?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我愉快地盼望着。

——摘自当时的日记

••

七、对教育工作的再认识

这是在某一天发生的事。

几个年龄很小的孩子开始玩滑梯，我在下面接住滑下来的孩子。孩子中有的是第一次独自滑滑梯。当他们往下滑的时候，会停顿一瞬间，我看得到他们脸上浮现出的胜利表情。他们还冲着我笑。我也一时屏住呼吸，感受到了那胜利的瞬间。开始坐在地上的一个孩子，也自己站起来，独自爬上滑梯。还有一个孩子高声叫着从滑梯上滑下来，他看着我笑了。我觉得玩了很长时间。

撇开活动的其他环节不谈，仅仅我和孩子们面对面的那一时刻就极具价值，那是表明儿童情绪安定的一瞬间。我并没想做些什么去延续滑滑梯的活动，只是想和孩子们一起感受那个滑下的瞬间。我的行为让孩子们开始自发地去爬滑梯。

与孩子们共有的那种静静的稳定的心绪，使孩子们在心中萌生了小小的然而坚定的自发性，在成人心中也唤起了和孩子们一同感受现实情景的互动感。对孩子们来说，与其说是玩滑梯，还不如说是在体验和他人的互动，这才是这一天活动的原动力。

幼儿园是能让幼儿游戏的地方，这是自福禄贝尔以来的幼儿教育思想，也是20世纪初新教育运动改革的原点。从昭和初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二战中和二战后，日本幼教前辈们更是努力想实现这一思想。生活在不断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为孩子们创造可以游戏的生活是具有特别意义的紧急课题。这不仅仅是幼儿园的问题，从孩子们的整个生活来看，真正属于孩子的游戏已经被剥夺了。现在的住宅环境使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如果没有家长的陪同就没办法独自游戏;在园时间里和回家后的生活里，计划性活动都过于密集。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游戏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从在课程中列举出游戏的名字，排列游戏的顺序，到开始游戏，实际上，孩子们并没有真正地游戏。孩子们的生活中必须有发挥自发

性的余地，如果成人没有多余的心思来关注每一个小小的来自孩子的自发性并培育它，孩子们是不能真正地游戏的。在游戏中，得到培养的是对物、对人、对世界、对人生、对自我的根本态度。只有在孩子和成人之间，拥有稳定的互动瞬间的时候，孩子们才会有自信向未知的世界跨出一步。这时，在成人的期待中没有的，将在作为他人的孩子的世界里被扩展开去，并获取它。教育就是要相遇这样的瞬间，创造共同的生活。

新的一年，1985年到来了。回顾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不断变化的幼儿教育界，现在是认识到社会具有“育人”功能的时候了。40年代富国强兵的绝对宗旨被战败瓦解，社会混乱了一个时期;接着进入了经济发展优先，科学技术万能的时代。经历了这些时代之后，我们意识到教育不从属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任何孩子都有希望，只有让他们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才是对一个人所进行的终身教育。教育是不可见的，然而又是每天都在进行着的质朴的工作。对于教育，这个最有人性的行为的价值，我们要不断再认识、再实践、再研究。

一、同孩子们一起在他们的世界里前进

我们该如何理解孩子的想法和看法呢?

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眼前孩子在做什么而已。一般认为，我们并不能预测孩子除此之外的行为。如果因为这孩子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认为这次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期待通常会落空。先入为主的想法会妨碍我们看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本身。因此，根据孩子眼前的行为来作判断才是妥当的。另一方面，如果持续观察一个孩子的行为，是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行为特点的。以上两种认识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一天，K从我的腋下钻过去，和实习老师一起，握住通往教师办公室的门的把手。实习老师把门打开，和K一起进到走廊里。

在这个场景中，我确切地看到孩子把手放在了门把手上。如果只看这一点，只能单纯地停留在对外部行为的观察上。更进一步，我理解孩子是想去那扇门通往的地方，是他外在的行动和内心世界合二为一的行为。但我只能分析到此吗?

一直以来，我和K有过多次接触，他以前也多次穿过门进到走廊，再爬上楼梯，横穿过二楼的走廊，从另一侧的门去院子里，如此反复着绕学校一周。这个孩子通过穿过微暗的走廊再回到原处的体验，在精神上获得了熟悉学校生活的快慰。正因为如此，可以认为，此时握住门把手想要到走廊去的孩子的行为是有特殊意义的。在这一情景下，回想孩子以前的行为有助于理解他现在的行为。

这天放学后，在教师开会时，那位实习老师详细地回忆叙述了K一天的生活。K打开门到走廊后，爬上楼梯，穿过二楼的走廊，这样来回重复了多次。K吊着实习老师的胳膊让老师抱，还挥舞着拖把兴奋地追赶实习老师等等。实习老师把一天中和K一起做的每一件事都说了一遍。会议看上去像是在叙述流水账，具体到每一件小事。可是我认为，只有通过叙述一天中孩子的全部活动才能认清孩子的世界，

不是只停留在其中某一个行为上，一整天连续发生的行为才是孩子的世界。

再稍做一下补充说明。最开始，K从我的腋下穿过，和实习老师一起往门那儿去。如果是平时，K会和我打招呼，通常会来拉住我的手。然后，像我预想的那样，他会从楼梯上到二楼，横穿二楼的走廊。这样的行为很早以前有过多次，最近却不太发生了。另外，吊着老师胳膊让人抱，挥舞着拖把追人，却是很早以前常有的行为。现在，只要你好好和他玩一会儿，剩下的很多时间里他都能自己找到自己的游戏。也就是说，像他今天这样的行为是久违了的行为。

还有，K对我和对女实习老师的行为是有变化的。这样的变化在对于别人时也是一样存在的，这个孩子很在意对方，会配合对方行动。如果女老师说:“啊，我累了。”他会马上从蹦床上下来。

这天，K缠住实习老师，采取比平时幼稚的行为度过了一天，这里面有它特殊的意义。在积极活跃的生活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想回到幼时的生活里。

K很在意对方，对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在意对方，是对对方处在怎样的状态的认识，并且在肯定和尊重对方的前提下决定自己的行动。能够为了不让对方受到伤害而抑制自我。但太在意对方，会让自我不能充分发挥。这就涉及到爱的问题，当超越某种界限时，真实的自我将得不到表现。

实习老师谈到的K的一连串行为，表现出了这个孩子的世界。也就是说，教师通过和孩子一起经历一连串的行为，和孩子共同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事后叙述的时候，在成人的意识里剩下的，是容易留下记忆的行为结果的部分。孩子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是容易被记住的行为，但在这之前，当K从我旁边走过时，其实已经表现出他想回到幼时行为模式的心迹，不过这在当时的会议上被忽略了。然而在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孩子这一部分心迹。那时，孩子今后会有怎样的发展还不清楚。这位实习老师虽然度过了这样的一天，但是对孩

子的未来仍然是未知的。通过和孩子一起生活在他的世界里，能产生的结果是，孩子会产生刚才说到的行为。

这样想来，教育实践就是在孩子尚未成形的世界里和他们共同生活。

回顾这一节有关K的内容，被忽略的孩子的一部分心迹产生了意义，它在成人的意识中留下了位置。

二、从相反的方向，同孩子们一起在他们的世界里前进

在被孩子拉着手一起走的时候，在满足孩子要求的时候，在没有让偏见引起混乱的时候，在和孩子共同经历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才是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的。

我从相反的方向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拉住我手的是孩子，我的手被拉住，我被带去预想不到的地方;我背着孩子的时候，孩子贴在我的背上很安乐，我却感到背上越来越重;通过指尖，我感觉到孩子微妙的意志，通过背负孩子的重量，我洞察到那一天孩子的心理状态。孩子的世界不是通过神秘的方式向成人传递的，它是通过对孩子的回应，通过一起度过的一点一滴，由成人体会出来的。

回应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行动。如果从内心理解的观点来说，行动是心理的表现，所以我通过表现来回应内心。我被孩子拉住手，通过指尖我感觉到他那小小的渴望自由的要求，我会用心去帮他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对于走向院子里的跷跷板，大胆地拉着我的手的孩子，我会去充实这段只有我们两人的时间，马上给他穿好御寒的衣服满足他;一个把全部体重都压在成人背上的孩子，他一定是从心里信任着这个成人。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轻易地把孩子放下来。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有时我只想到自己。如果只想到自己，即使身体和孩子很近，心离孩子也是很远的。

现在我照顾的一个孩子，特别是这几周，早上一来就把我霸占住，拉着我的手到跷跷板那里，坐在跷跷板上让我给他讲故事，然后，把我拉到旁边接连玩几个游戏。有一天，这个孩子像往常一样，拉着我的手到跷跷板那儿。他看着我狂笑了一阵子后，突然用手打我的脸，狠狠地掐我的脸，然后，背对着我走到院子中间去。我看着他，这孩子后来在教室里玩，一个人玩黏土，或和别的老师在做着什么。

最初，我想不出他打我的任何外在的理由，猜想他是不是早上起早了，是不是昨天的休息日疲劳了，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不适。但是，观察他后来的行为，我马上开始反思自己。这几个星期来，这个孩子对我怀有特别的亲近感情，也许他是想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就开始逆反他一直很亲近的成人，要把成人踢开。原来是把像自己父亲一样有力量的成人据为己有，后来在这样的关系中得到某些东西后，他想走一条和那个成人无关的独立的自己的路。这时候，需要成人给予孩子以祝福和守望。教师常常是孩子确立自我过程中的踏板。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考，是因为这孩子在和我快活地玩过跷跷板之后，却打了我离我而去。

事后想想，这个孩子在拉着我的手朝跷跷板走去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两种心理——和我亲近的心理和与其相反的走自己的路的心理。可是，和孩子走在一起的我，那时还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心理。我只是回应了拉着我手的孩子，记不得是为了什么小事两个人还互相笑着，一边聊一边走。我认为孩子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

通过对这个过程中每一环节的认真回应，其结果是，表现那个孩子的本质的行为得以产生。

孩子朝着跷跷板走去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以到达跷跷板为目标的。可以说，对我的依恋和离开我自立的心理占据着他的思想。我不必固执地坚持自己预想的目标，而需追随孩子的心理变化，无论发生什么都和孩子一起行动。目标不是跷跷板也没关系，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变化。跟随着孩子的心，无目标地和他一起走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认识到，每天接触的孩子们

都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时，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变得更加快乐了。今天会有什么行为出现在我周围呢?我期待着。

和孩子们一同生活的成人，不仅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也被允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生活，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三、存在和节奏

存在和节奏

蓝蓝的天空，清风拂面，我抱着I，嘴里一边哼着节奏一边摇着他，他笑了起来。我把I放在秋千上，轻轻地推着他，他也绷起脚使上一点儿力。过了一会儿他想从秋千上下来，脚够不到地，就马上缩回去。对于I来说，身体周边最近的空间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从秋千上放下脚却够不到地面时，也许他的感觉如同是要下到最深的谷底。我认为，对有这样感觉的孩子来说，身体的生理感觉在存在的实际感觉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近三天里我有机会可以集中精力和I一起活动。

最近I发病很频繁，几乎是一整天都在室内，而且常常是在三平米左右的空间里站立踏步，摇晃着身体。表面看来，这是既单调又毫无乐趣的生活。可是，如果和I一起度过每一分钟的话，会知道他的生活实际上是变化丰富的。当音乐响起时，他会很高兴，一边笑一边晃动身体。我也弯下腰哼出配合他动作的节奏，I显得很快乐，产生共鸣。这个孩子并不一定是合着音乐晃动身体，在他的身体里好像在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节奏。音乐及节奏的感觉很多都是用语言和文字不能表达的，这个孩子的动作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两腿上下交替踏步，晃动身体。这是他高兴的时候主要的一种动作。虽然他只是在原地踏步，却有前进的感觉。

身体停止动作，低下头，一只手垂下静静地待在那里。这不是不高兴，相反，这是动的感觉转化成静，他在做内心的冥想。

停止身体的动作，抬起头，手慢慢地向上伸，这时眼睛看着亮的方向，哼的音乐也自然地变成高音，和向下动时的低音形成对比。

手臂水平滑动，看着指尖让手臂平移到身体的左右一半处。这是在眺望地平线。看上去像是在前进的踏步。持续一会儿以后，停止动作，插入向下、向上、水平的姿势。除此之外还有以下的动作。

加进左右踢腿动作的踏步，这很像跳舞时腿的动作，不只是前进也像是在跳舞。

两腿并起来跳。这是向上的飞翔。

腿向后甩着踏步。这是在行进。

两手拿着绳子，手向左右把绳子拉得紧绷绷的。以前，这是I的一个很有特点的动作，但现在，他两只手攥得很紧，绳子却没有绷紧。眼睛、手和绳子之间构成的紧张空间现在松弛了下来。手的紧张松弛以后，他甩着绳子，开始踏步。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这样他会时不时地伸手过来摸我的手。

我配合I的动作，变换着嘴里哼着的音乐节奏，一会儿和他讲几句话，一会儿拉住他的手，很快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在这个孩子小小的世界里，有前进、有停滞、有跃进、有寂静、有向上向下的动作。当你和他一起感受这些动作的时候，仅仅三四平米的空间也会有丰富的变化。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太多内在的外在的刺激，身体内部产生的变化变得不容易被感觉到。和I这样的孩子接触后，会让我们意识到，韵律感不仅是受到外部的刺激产生的，它也存在于人类身体内部。当成人合着孩子固有的身体韵律再加入音乐节奏时，孩子会为此而高兴，和成人共同享受由成人加入的节奏。正是如此，原始的身体感觉被加上了文化的意味。

由于发病，节奏被破坏

下午，I开始不高兴了。本来是站在床上的，突然直挺挺地向后倒在床上，发出巨大的声响。I大哭起来。据说在家里他的病情每天都这样发作。对于I来说，说不定是感到突然被打了头，被推倒了，这是他身体内部产生的感觉，并不是他身体外部的体验，倒下是突如其来的外在表现。我赶紧把他抱起来，他在我怀里一直哭。这事件对有身体残疾或生理残障的孩子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这是孩子本人不可理解的瞬间。几分钟之前还是有秩序的世界，由于发病及随之产

生的外部冲击使平常的感觉被毁坏，孩子的世界陷入了混乱状态。但是，没过一会儿，I一边让我抱着，一边用自己的头轻轻地撞了几次墙和桌子。在他的头脑中，好像是在确认到底刚才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I想把生理上的被动转化成主动，想试着恢复自身的秩序。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开始笑了。

第二天的发病是他正在做前进式踏步时。仅因为膝盖稍稍碰到了我的腿，I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立刻停止了踏步，接着就发病了。他在我怀里不停地颤抖痛哭着。I在踏步时碰到了坐在椅子上的我的腿，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外部的冲击，这个突如其来的身体感觉打乱了他内心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和身体感觉的世界对他来说是同一个世界，惊讶引起了发病。视觉和听觉的世界带来的刺激不会引起发病。由于感觉前进和跃动的身体部位——膝盖遭到了碰撞，才引起了发病。他手脚紧张、号哭、心理混乱的同时，还尝试着用头撞墙。

第三天，I在发病之前就已表现出不高兴，来拉我的手，让我站起来，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靠在我身上开始发病，在我怀里哭了，但靠在我身上又慢慢不哭了。四十分钟以后他的心情好了，又开始前进式踏步。

成人也在同一节奏中

这种因发病而引发的内心世界的秩序由混乱到恢复的过程，也?平时照顾I的班主任老师是非常熟悉的，但对我来说却是偶然地，虽然只是三天，在我和I的接触中，发现了I在接受冲击和从混乱中恢复过来都是有过程的，即生理性的发病也和教育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最初，成人会惊异来自孩子的突发行为，但是成人要意识到，抱住的不仅是生理上也是精神上处于混乱中的孩子，要和孩子一起体会内心秩序恢复的过程。

因此，发病这一生理决定性的冲击，不能只被看作是生理上的病态。我们应该想到，怎样通过教育工作让有这样病态的孩子更好地生

活。发病后孩子自己用头碰墙来确认情况的行为，不也是多年来在父母和其他成人的保育下发展起来的孩子精神上的放松吗?

恢复后的节奏和存在

对于生活在身体感觉世界里的孩子来说，身体的节奏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进的感觉，静止下来向下的感觉，向着上方的光明伸展身体的感觉，水平的伸展手臂创造眺望空间的感觉，制造出紧张和松弛空间的感觉等等，都是伴随着身体节奏的体验。一般来说，成人在一天中的情绪也会有高低潮，而且情绪多是受外界事件影响的。但是，我们最初的情绪来自于我们幼小时候的身体感觉。以前进的感觉为例，在成人生活中这个感觉无意识地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一些特殊场合就会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在堵车的时候，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会感到难以忍受。哪怕只是前进一点儿也会觉得好过一些。精神方面也是如此。在困难中，前进的感觉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即使过得非常安乐，如果没有前进的感觉，也会觉得生活很无聊。每一个孩子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

在外界意识还没有形成的成长阶段，生命的存在感和身体的节奏感密切地连接在一起。

四、儿童的自我实现及保育者的自我实现

3岁的K早上

来到院子里，马上用两只手拿起面前的大块砖头，笔直地朝着礼堂方向走了将近20米左右，然后把砖头扔进了沟里。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块相当重的砖头。我看到他两只手搬着砖头走的时候很是惊讶。把砖头扔到沟里以后，K又退回到门边，重复地拿起一块砖头。

这是K早上刚来校就发生的事，这孩子一定是想来到学校后要花力气做些什么，然后就对他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付诸了行动。

回想一下人搬着重物行走的感觉，那时候人把精力都集中在一点上。这个感觉对于人来说十分重要，在分神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这种身体感觉同成人工作时的集中精力是很相似的。在成人的世界里，当各种条件具备，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时候，他就能全力以赴地工作。尽管成人的工作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报酬和评价，但是如果不花力气工作，工作中就会感到空虚。劳动本身是快乐的。这样一想，孩子搬起重物行走，虽然这样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效益，但却是成人工作的原型。

早上，K一进校门就用两只手拿起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这个行为对于孩子来说，外界的事物成为了他挑战自我的表现形式。对于产生了内在生命力的孩子来说，外界的吸引力在于让他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

准备环境和教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保育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培育孩子的内在生命力。只有这样，孩子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自己的兴趣。反之，无论准备的教材和活动多么丰富，都不能算作是让孩子自我实现的活动。

花力气做某件事的体验，可以在人的心底形成自我实现的需要。

幼儿初期自我实现的体验，是人一生人性形成的基础。不过，成人以后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有时看上去像是放弃了自我实现。因为社会工作并不一定是实现个人抱负的道具。稍微偏一下题，就这一点，可通过前几天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北川台辅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强制收容所里的日子》(1986)来思考一下。

北川台辅著《第一代和第二代强制收容所里的日子》

这本书叙述的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国日本移民。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他们是日裔人，他们从自己开垦的土地上被驱赶出去，送进了强制收容所。书的内容围绕当时一个牧师的经历而展开。作者北川台辅是我年轻时留学美国期间，给过我很多教导的老师。虽然这本书对于美国人来说，是站在日裔人的立场上诉说日裔人的苦难，但实际上书中贯穿着超越了日裔人的全人类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已于1970年在瑞士去世，他是一位沟通美国和日本的国际性人物。

这样写好像是在赞颂故人。其实，在最近读到这本书的译本之前，我对二战中日裔人强制收容所几乎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北川台辅和收容所有过这样深入的联系。当我身在异国去拜访讨教北川先生的时候，我认识的他总是一边忙碌地整理着书籍，一边对我幽默地娓娓道出事物的根本。

美国人也会竖耳倾听北川先生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二战后，在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的汉弗莱当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的时候，北川台辅作为日本人，担任了市长顾问机关之一的种族问题委员会的委员长。在我留美期间，北川台辅先生举办过和美国士兵结婚的日本妇人的恳谈会，还为憧憬城市生活却引起了社会问题的美国印第安年轻人做过心理咨询。北川先生不仅帮助日裔人，还帮助各种各样的人。当北川先生作为圣公会的牧师站在布道台上，做着内容严谨的讲话时，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位学者。北川先生一有机会就教导

我们留学生，想要结交到可以相互信赖的朋友，就必须超越种族和国籍的界限才有可能。

这次阅读译本才第一次了解到北川先生是通过怎样的努力，作为种族沟通的桥梁而终其一生的。

在这本书的序中有这样的记述:

“在那样的事态下，作为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从那个瞬间开始，我的人生不再是我个人的了。因为，我作为几百个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日本人的朋友，我投身到调节日本人社会和美国种族社会之间关系的工作中去了。”(18—19页)

那样的事态指的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珍珠港以来，本来是美国社会中和平居住且以务农为主的日裔人一下子被当作敌人这一严峻事态。在那样的时候，北川先生所做的事是，尽管平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很穷困，但是让每个人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远景，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而且，这一切都贯穿着对人类的深深信赖。关于此，书中是这样记述的:“对于我来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不断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我相信美国人的正大光明和正义。在我内心深处，我相信美国人没有图谋要给日本人施加痛苦。”(66页)这种对朋友毫不动摇的信任，成为北川先生后来调节不同种族关系工作的根本。在此无暇详述，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少有的人生经历。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孩提时代比别的孩子翻倍的淘气顽皮。实际上，这?在挑战外界、释放自己的能量，从而积累了很多自我实现的经历。这些经历成为认知自我、和他人产生共鸣、信赖他人的基础。淘气顽皮的孩子看上去像是不求进取，而实际上他们是在自我实现着。

在教育现场，教师的工作看上去是为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忙碌，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工作，所以教师有时会变得急躁。但是，回到根本的问题上来，教师通过帮助孩子自我实现，重新考虑自己内心的需要，然后不仅发现孩子的需要，也是自己作为人的真正需要。这个过程就是教育实践。教师的生活是广义上的自我实现的快乐。

五、一如既往

暑假后，迎来新学期第一天的前夜，我想到久别后和孩子们的重逢，心情一直不能平静。特别是因为今年暑假前，我为出席OMEP(世界学前教育组织)的世界理事会，去以色列旅行了一次，因此我想知道那些孩子，那些家长，会带着怎样的表情来学校呢?长期不在学校的我在担心不安的同时，也清楚地想起置身在孩子们家长们的活动中的快乐。我想，即使有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决心是不会变的。

我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即在夜晚黑暗中自言自语的事，在白天的光明中变成了真实地展开的现实。

新学期的第一天，孩子们和家长们陆陆续续带着朝气蓬勃的表情走进校门。不知何时，我也加入到他们中间。很快，院子里和教室里像往常一样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和来来往往的成人们，非常热闹。

我想，可以说保持一如既往的生活是人幸福的基本要素吧。但是，在细小的事情上，即使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不变的生活中，也有孩子会出现不同于平常的情况。

一个孩子从校门进来时，紧紧地抓着他妈妈，看到我像是有点怕生。我想我要是主动接近他会给他压力，所以我坐在沙坑边上，看着他的眼睛。当他和妈妈走近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迎上去，他抓住我的手进到教室里。以前我去加拿大回来的时候，为了和这孩子恢复亲近，曾经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次很顺利地恢复了我们之间的亲近。

另一个孩子在校门外转来转去，不马上进来。他妈妈背着一个婴儿，默默地看着他。我站在树荫里，一会儿和他对视一下，一会儿又藏起来，结果他自己把校门关好后，一个人进来了。

K下午找到我，像平时一样和我在沙坑里玩了一会儿之后，在教室里的滑梯下面把球往上扔，让我在滑梯上接球，这样重复着。几个月来，K一直这样和我开始游戏。今天一开始，和平时一样，K把球从滑梯下面反复往上扔，之后他把球放回去，又拿来一个瘪了的球。看上去是要开始玩和平时不一样的游戏。接着，他用两只手拿来了中等大小的一个红球和一个黄球，从滑梯的下面反复向上扔。看上去他是准备了我和他两个人用的球。努力地释放出自己能量对自己进行挑战的K，从堆放在墙边的大积木的最上面，抱下了自己能抱动的几块最大的积木并摞在地上。碰到自己抱不动的积木时，他把我叫过去，让我帮他拿下来。即使孩子开始进行和平时一样的游戏，其经历也会使游戏内容产生变化。

上学期结束时，从把K的例子写进“儿童的自我实现和保育者的自我实现”以来，我感觉到有必要从与K相反的例子来注意孩子的自我实现。如果把努力释放型的自我实现叫作“实的自我实现”，那么反之，就是“虚的自我实现”(参照《如何看待孩子的世界》21页)。属于前一类型的孩子，发现了自己要挑战的对象，在教师的帮助下，一边尝试着失败一边实现。属于后一类型的孩子，享受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在不被人注意的边上观看在院子中间玩的孩子。对这些孩子，成人易采取想尽办法让他们加入到其他孩子中去的行动，可是，如果这些孩子察觉到来自成人的压力，就会拒绝任何诱导。不过，如果成人认可孩子的方式，和他们一起坐在边上，安静的细微的孩子的世界就会传达过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与世无争的世界。这样的孩子在我的周围有好几个。

B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但这孩子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却在教室的中间走来走去，大大方方地看着人笑。她好像长胖了一些。“暑假里她的食欲很好。”她母亲笑着说。和往常一样，她总是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过从她的身上可以感觉到朝气。希望这个孩子心情愉快的日子越来越多。

母亲们久别重逢，孩子们放学后，她们互相谈笑着欢聚在一起。

一段时间没见面之后，又能和平时一样熟人相聚，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一如既往的意思不是说在和以前同样的状态下再会，也不是说继续保持同样的生活模式，而是在教育中，孩子们永远充满活力，这一点不会改变;回应孩子们的我们，对于孩子们来说，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这一点也不会改变。看着母亲们充满朝气的身影，可以想象出暑假里她们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样子。

成人与孩子都和往常一样。孩子把我们带回到原点。如果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人，那么新学期的教育现场也将充满生气地展开。

•••

一个瞬间既是我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也是全部世界的一个缩影。“现在”不单单是一个片断，我们和孩子面对的不仅是那一个片断或瞬间，而且也是孩子的一个世界。我把孩子的世界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忠实地面对孩子们及其隐藏着的存在，创造一个可以接受孩子本性的社会，消除对孩子的所有偏见。在教育和我的工作上消除旧观念和偏见，注重孩子的本性，能够和孩子一起享受现在。

这孩子的世界浓缩于这一瞬间，并在此刻表现出来。

我，在此刻，和这孩子共度时光。

——摘自当时的日记

•••

一、接受变化

四月初，新学期的第二天，我陪着总是早上第一个到校的L一起在院子里的水坑处玩。如果是平时，这孩子是喜欢用铲子挖泥，把树叶扔到水坑里的。可在这天，他却使劲地拉着我的手。当我和他一起把手伸进泥里时，他看着我笑了。当我不看L而看别处的时候，他就会拉拉我的手让我继续注意他，于是我便继续和他一起玩。要请别人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需要信任对方和推测对方，我认为这是L通过暑假发生的成长变化。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来校了。新的学期、久违的学校都让我产生一种紧张感，总担心孩子们会不会不知所措。因此，孩子们来的时候我都站起来迎接他们。一个孩子瞄了一下我的脸从我身边经过，另一个孩子和我玩了一会儿就去了自己的新教室。

这时，我听到了不太熟悉的哭声，回头一看，是在水坑那儿玩着的L发出的。我赶快走过去，他哭着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笑容。我责备自己的粗心大意，因为担心其他孩子而忽略了他。于是我专心地在L身旁呆着。但是，在陆续来校的孩子中，有的也需要我和他们待一会儿，我在L和其他孩子之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我注意到，离校门很远的山茶花丛那儿，一个孩子直愣愣地站在那里窥视着院子，他是R。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学校毕业典礼那一天。在我念祝词时，他拉我的手要我和他玩，他父亲马上把他带开了，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这孩子。上学期我常常和这孩子一起度过早上的时间，因为他来校后总要和我玩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开始他的一天。这一天，R站在树丛那儿是想看看学校的院子有没有变化。我朝他挥挥手，他在远处笑了，从校门外跑进来。这是我预想到的学校环境变化后孩子的反应。如果我不像以前一样和R玩的话，他对学校的信任就会动摇。我一边担心着L，一边和R一起进了教室。过了很长时间，我看到L和其他老师很高兴地玩着。在我不在他身旁的情况下，

这个孩子出乎我的预料，他拉住别的老师的手重新开始玩了。就这样，这孩子在我的照管范围之外，扩大着他和其他人接触的圈子。

R在我照顾其他孩子时，开始和他今年的班主任老师一起玩了。

从表面上看，我和这些孩子们的接触并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我认为每一个孩子为适应新学期的学校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都在尝试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新学期里，班次、同伴的面孔、班主任老师和教室都会发生变化。孩子们自然会感受到和以前不同的空间。作为老师，为了尽量减少孩子们的不安，我想尽最大的努力。当然，环境的变化对成人来说也非常大，学生不太熟悉，负责的班级也换了，加之有了新的工作要求。因此，尽管我想和以前一样做事，但是孩子们还是能感觉出我的变化，并对此做出敏感的反应。

学期伊始的很多变化会让师生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为此，我作了充分的考虑，尽量让孩子们可以过与平时一样的生活。比如，对在校的孩子们来说，由于学校接连不断地举行毕业典礼、开学典礼，使得他们很多天都不能正常地玩。

日本学校3月底学年结束，4月1日新学期开始。所以，有的学生会参加学校为毕业生举行的毕业典礼，然后再参加新学期的开学典礼。——译者注因此，去年我只让新生参加开学典礼，而让老生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可以带盒饭来校，过与平时一样的生活。同时，我们教师之间也达成默契，允许孩子进到自己熟悉的以前的教室里去。

变化，从人的内心来说，是这样一种感觉，即感到自身以及自己对周围的感觉与过去有所不同，而现阶段自己尚未习惯。正因为此，变化会伴随着对不可预测的未来的不安。面对变化的人，首先是想保持原来的自己。但如果总是保持不变的状态，自己又会对现状产生不满情绪。因此，不如接受被置于和以前不同状况里的自己，然后通过新的自我调整，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虽然自己看来是被动地进入到变化的环境里，但是，从另一面来看，这是在积极地接受变

化，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也就是说，自己主动地迎接了新的挑战。当然，如何应对挑战因人而异，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也各有不同。

新学期初对变化的不知所措，使我重新认识到教师是在和孩子的共同生活中完成自己人生的人。因此，我开始从被动地接受这个事实向积极地行动转变。面对不能预料的新学期的混乱，教师要再次坚定站在孩子立场上的决心。同时，在和同事、家长共同教育孩子、创造孩子生活的过程中，去发现新的教育意义。无论怎样，教师要面对变化，接受新情景下的自己，放宽视野，重新塑造自我。

孩子是一样的。孩子能不能把变化的危机转化为成长的契机，是要看在同样状况下的成人是如何做的。

•••

昨夜的梦:我在国外住进医院了。身体还可以，却躺在床上不能动。我曲着膝，因为床不够长。医生帮我把床拉长，于是可以伸直腿了。身体好像有一处出毛病了，会致我死。我撕掉橡皮膏，坐起来下床去，边走边想自己是不是死了……梦到这里就醒了。在夜里我思考这梦的意思。可能是我在学校已经工作四年了，感到工作告一段落。今年开始当班主任，陷在自己的班级里几乎动不了吧。人会因为某种

原因而死去，然后再重获新生。在学校里，能够纯粹地保持自己有时候产生的某种感觉也是挺好的。我对教育无所怀疑和担心，只是单纯地去面对孩子的生活。

关于我的新生活的思考:

从根本上说，是为孩子创造一个生活的地方。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管理为本，而是以人的成长为本。自己担负起自己的命运，重新觉悟之后，独自肩负自己的任务。让旧的我死亡，新的我再生。

——摘自当时的日记

•••

二、和每一个孩子生活在“现在”

手被拉住不能和每一个孩子充分接触的矛盾

这年度，作为幼儿部的班主任老师，在照顾一个孩子的同时，也必须顾及到其他孩子。如果是作校长，花几个星期时间和孩子们接触就可以了。可是班主任要每时每刻都注意自己班里的孩子。在照顾一个孩子时，往往会挂念其他孩子，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变得情绪焦躁。

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依赖我度过每一天的R，很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的心情变化。这个孩子平时不说话，在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并走来走去。四月里，他这样的行为变得多起来。即使是做同样的游戏，这孩子的动作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在滑梯的平台上和我对视，喜欢和我玩捉迷藏游戏。但是在开始游戏前，他让我的头固定靠在滑梯铁柱的某个位置，好像意味着不想让我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在有其他孩子存在的空间里，我想和多数孩子一起游戏。于是，我躺在地上学耍赖的样子，其他孩子看到后都乐了，可是R却站起来，脸朝向门口，手向后伸过来拉我。我如果不让他拉，他就发出很大的声音。显然，R并不喜欢我和多数孩子一起玩。这个孩子想制造只属于我和他的空间。

这时，偶然经过的一个老师从正面看着R的脸，发出“呜——”的声音逗他，他张开大嘴笑了。这几个星期里都和他在一起的我，还没看到过他如此高兴的表情。他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一眼，和那个老师玩了好几分钟。

我认为，平时的学校是让每一个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一有机会就去照顾别的孩子，R如果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的话，日子是不是就会变得很难过了呢?这样的考虑让我和R呆在一起时觉得很累，对他来说，学校也变成不愉快的地方。R想制造只

有我们两人的空间。如果那样的话，我是否应该积极地享受这个空间，把生命注入到这个空间里，努力与R在一起过好“现在”呢?

支持自我的力量

一个星期前，R和我在桌子上玩黏土。他喜欢用刮刀在黏土上刻线或者切割黏土。他让我拿着刮刀，以代替他的手做这些事。另一个孩子过来了，在同一张桌子上开始捏黏土，三个人就这样玩了一会儿。突然，另一个孩子抢走了R手里的刮刀，还打了R的脸。R高声喊着，朝着教室中间摇摇晃晃地走去。

这时，R不去拿回自己的东西，也不求助于成人，只是高声地叫喊着来回乱转。他没有可以去抵抗的强大自我，只能无目的地边走边吼，声音好像是空中的回声。我马上追上去，向他伸出了手。我想让他明白，即使自己是被欺负的弱者，仍然有人是站在他一边的。我和R手拉着手一起走来走去。

过了一会儿，R同以往一样和我一起骑自行车，从后面抱住我的腰。这时他会故意把重量压在我身上。

这孩子的自我意识特别弱。只有在可信赖的成人的帮助下才能保持住。所以当这孩子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全力回应他。回应R和想去关心其他孩子的愿望，常常让我顾此失彼。

活在“现在”

如果是出于完成任务的动机，在和孩子接触时是不可能从心里感到快乐的。只有轻松地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即使时间很短，也能和孩子的心沟通。

在这样反思之后的第二天，我非常用心地和R一起充实“现在”的时间。在滑梯上互相对视着玩的时候，我劲头十足，尽可能玩得很愉快。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注意其他孩子。在我眼前接触到的每一件事我都认真地对待，这样，孩子在每一个时刻都可以感受到来自成人的悉心呵护。R从那天起，为了让自己的游戏更有意思，他在滑梯台上和我做着往日的游戏的同时，还隔着窗户对教室里的成人喊叫，甚

至对着他们笑。他已经对我放心了，从而可以去关心别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进了教室，有段时间他没有回到我这里，这是从上学期到现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没想到这一天，我可以有机会和别的孩子从容地接触了。我重新意识到，我的这点滴思想变化竟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影响。

当人预测将来会发生的状况而采取自我防卫时，是不能充分地过好现在的。因此，如果认真地和一个孩子过好“现在”，又担心不能很好地照顾其他孩子的话，就属于这种情况了。我联想到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面孔。记得那时老师虽然站在我身边，但是眼睛却一直看着远处，那张面孔让我感到非常孤独。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还把当时的心情写出来，十分抱歉。但这却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事情。也许这位老师当时也是一边照顾着我，一边在想着其他孩子吧。

从这天起，R和我开心地玩一会儿后就从我身边离开，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和别的孩子的接触也因此变得容易起来。

学年伊始，看上去环境和以前没有变化，孩子们却常常能察觉到班级和老师的变化。一边要照顾依赖成人的孩子，一边要照顾多数的孩子，让人感到心力不足。和每一个孩子建立坚不可破的关系是需要很多能量的。然而，不能和孩子好好度过一个又一个瞬间的“现在”，是不可能充实孩子们的生活的。

三、通过充实“现在”，孩子们开始成长

在和孩子们一起充实地度过“现在”的时候，孩子的能动性开始启动，社会性随之发展。

在我对班里别的孩子越是注意的时候，R越是要拉着我，引开我，更加依赖我，不允许我去注意别的孩子。

但是，当我和这个孩子一起去充实“现在”的时候，情况起了变化。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开始一些新的尝试。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不同场合一定有过同样的经历，这是一线保育者以自己的实践做实验而得到的发现。

追逐游戏的开始

六月初，R到校后不久，来到了我所在的幼儿部教室。在这以前，他来校后的第一件事总是到处找我。

R从外面的院子进来，我站起来走近他，在抱起他把脸贴近他的时候，他咯咯地笑了。我们这样重复了几次后，他围着蹦床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我笑，示意我追他。我追上去抱住他的时候，他大声地笑起来。R从教室的出口跑进了院子，我因为担心教室里的孩子们，所以就站在门口应对他。这时他发现隔着玻璃窗门和我相视而笑很有意思，于是从院子里跑回我站着的门口，和我对笑，这样重复了几十次。

我不能只照顾R，当他跑到院子里去的时候，我得照顾别的孩子。过一会儿，R跑回来示意我去追他，把脸贴在玻璃窗门上，张着大嘴和我对笑，头上背上都是汗。这样单纯的事情对这个孩子来说是这样的开心。

过了一阵，R从滑梯下面爬到上面，看样子想让我到他那儿去。可是我不能离开教室，于是他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之后的一个小时，他在院子里的水池那儿同别的孩子和老师一起玩水。

这一天，从R让我追他和两人相视而笑开始，追逐游戏便有了开端了。而就在一周之前，R还喜欢拉住我，靠在我身上，和我互相看着笑，不肯从我身边离开。可现在，

R已经可以和我隔一段距离或者隔一段时间不在一起了。在他汗流满面地、充实地度过的时间里，可贵的能动性在他身上产生了，他把同样的能动性也带向了其他活动。

肯定“现在”

R从我身边离开后，B和O老师到蹦床这里来了。这几个星期以来，B一直和O老师形影不离，这一天也是如此，B既不在蹦床上面跳，也不在蹦床下面钻来钻去玩，只是一直靠在O老师身上。作为旁观者的我马上意识到，即便没成固定形式，但是能和老师在一起这样地生活，对B来说是很必要的。然而，如果我是O老师的话，也许就会考虑，是不是有其他更有秩序的生活呢?于是我焦虑起来。为什么B会这样呢？我这样想其实是否定了孩子“现在”的生活。即使生活应当有所变化，也首先要肯定孩子现在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孩子拥有未来。从R的例子来看也是如此，我正面肯定了他不愿离开我的事实，并和他一起充实地共度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产生了这一天的追逐游戏。

自我

过了一小时，R回到我身边。他又想和我玩先前玩过的脸贴脸、眼对眼互相笑的游戏。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好好和他玩，所以重复了多次这个游戏。这时B突然来了，揪了一下R的头发，R大声哭起来，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出了教室，来到院子里。

如果以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孩子会不知所措，不能自控，只会喊叫着来回乱转。可这一天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之后，R从滑梯下爬到上面，又像平时一样想把我的头靠在滑梯栏杆的一端。但是他试了很多次，觉得靠这里也不行，靠那里也不行，好像在想怎样才

能保住我在他身边似的。当他看到二楼教室窗户里老师的脸的时候，呼喊那个老师并笑了。他看上去像已忘记了刚才头发被揪的事情。

头发被揪，这是突发于孩子身上的事件。然而R能够很快地恢复到平常状态，这说明他面对突发状况的自我意识加强了。R曾经是一个自我意识模糊，挨打过后即刻崩溃而无还手能力的孩子。可是现在他可以很好地维护自我了，如玩水的时候，当别的孩子来抢他手里的水管时，他会不放手了。看来在和我形影不离的这几个星期里，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加强了。

给玩具“达摩”日本一种传统玩具娃娃。——译者注的眼睛上颜色

进到教师办公室后，R先打开窗户，看一会儿行驶在道路上的汽车，再贴近我的脸互相对笑，这是他常玩的游戏。但是有一天，R没打开窗户就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很大的玩具“达摩”，并用油性笔开始给“达摩”画眼睛。这是几天前R开始的游戏。开始画眼睛以后，他别的事情都视而不见了，画得极其专注。被红、蓝、黑、紫涂过的“达摩”眼睛闪着青黑色的光。这个孩子发现了注入自我意识的对象。画完后，他让我把他背到教室里去。

回想以前，R一直就很注意别人的眼睛。两年半前刚进我校的时候，他很少和人对视。后来，慢慢开始喜欢图画书里有人脸的画面，还喜欢把我推到角落里，很长时间和我对视着玩。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油性笔、颜料、铅笔很认真地画“达摩”的眼睛，这是因为人的眼睛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有时候，R?着好奇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看透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长期隐藏在这个孩子心里的精神问题，现在在他进行的活动中开始表现出来。

吃饭

这一天吃饭时，R一直安安静静地吃，而平时他吃饭中间会站起来好几次。他用手把食物送到嘴里，这是把外界的东西送入自己身体内部的行为，是生理需要，属于自我确立的初级阶段。R和我形影不

离的那段时期里，在吃盒饭的时候，他也是用自己的手把食物送进嘴里。通过摄取食物，在自我意识的领域得到确认，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变得容易。幼儿园里，吃过中饭之后，孩子们开始自主地游戏也是这个道理。

这一天，R一直坐着，直到把盒饭吃完才去院子里，而且没有再回到我身边。

不回避其他孩子

快到放学的时候，我在院子里遇到了R。他拉我到跷跷板那里，和我一起玩了一会儿。这时别的孩子也来了，我让别的孩子替代了我的位置。一段时间以来，R终于能接受两个孩子一起玩的现实。如果是以前，只要有别的孩子过来，R就会拉着我的手离开那里。

适应社会

R喜欢盯着各种各样成人的脸看，边看边笑。他已不只存在于我们两人的封闭空间里。这个孩子在度过了充实的“现在”，产生了能动性，确立了自我的时候，开始对别人产生了兴趣，他本人也接受了社会。这和适应社会是不同的，这是孩子自身内部被社会化，从而成为社会的一员。

当孩子和教师一起充实地度过“现在”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充实感也会向其他的人和事物辐射，使孩子主动地接触社会。这个道理是我在新学期开始的头两个月里重新认识到的。与其性急地让孩子完成一个个的活动，还不如下功夫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这样才能让孩子自己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将之发展成有价值的活动。

回顾从四月开始的孩子们的变化，可以将这种变化称为成长。每天的教育工作都在重复着怀疑、尝试、感受和思考，在解开我的疑问的同时，孩子们也向前迈进了一步。帮助孩子成长的原动力存在于成人和孩子接触的教育生活中。

四、孩子们成长的一天

自己走

我从教室来到院子里，站在那里，偶然注意到A在背后碰我的手。

A是从妈妈的腿上下来后，一个人从里面屋子横穿教室来到院子的。那一天，这孩子一个人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爬到墙角的台子上，再走过台子和墙之间的窄道。在平时，这些地方都是他拉着妈妈或者我的手才能去的，而现在他一个人在走。

我注意到A碰我手的时候之所以表现出惊讶，是因为在这个行为中，我看到了孩子内心的想法。平时埋藏在他心里的想要一个人独自行走的意志，这一天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终于变成了行动。

为了追上在院子里的我，在从妈妈的腿上下来横穿教室走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表现出勇敢的行动。我理解他的心理。如果注意到孩子行动时的勇气，必然能够理解这样的心理。这一天我重新意识到，我们常常因为工作的忙碌而忽视了有意识地走进孩子的心灵。

A在那之后，常常一个人这里那里地走来走去。这是带有能动性的步行，能动性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孩子一直面对的问题。这一天，他为了从后面追我，拿出勇气步行，当这样一个行为实现的时候，能动性这个问题从此开始得到解决。

孩子不是刺激—反应链条上的一环，他们是抱着自己内在的课题而行动的存在。教师也不能仅局限在期待反应而给予孩子刺激这一点上，教师是触及他人和自身存在的本质、在现实中生活的人。发现孩子的内在课题，与孩子的内在课题相呼应而采取行动的时候，成人和孩子的关系会开始创造性的变化。我躺在地上喊“救命啊”，A就会立刻抓住我的手想把我拉起来。在那样做的时候，就是个人独立自由地向前迈步。对我和孩子来说，尽管之后的未来充满冒险和尝试，但我

们会继续触及存在的本质，脚踏实地开拓前方的道路。教育工作的每一天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迈进的。

动摇的心

早上，M从校门进来走到院子中间时，缠住妈妈，好像为什么事在撒娇。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不能离开正需要我的孩子，看到熟悉M的F老师时，我把情况告诉了她。

又见到M时，他在骑三轮车，和F老师一边喊着一边在院子里骑。放学后我问F老师，什么方法让M变得这样有活力。

M是敏感的，他常常在进学校还是跑出去之间犹豫着，F老师和随时都有崩溃可能的M交往着，又度过了一天。我们看到的孩子有精神的活动状态，是教师在看不到的地方给予他们帮助而展现出来的一个侧面。显露这个孩子本质的游戏也是与这样的教师接触后才产生的。到了下午，M在活动厅的蹦床上有节奏地蹦跳着，一点一点地踏步，重复着摔倒、爬起，爬起、摔倒的动作。看着这样游戏的孩子，我配合着他嘴里哼着的节奏。M接下来合着我的节奏又摔倒、爬起地多次重复着。他不能忍受被别的人弄倒，与其被别人弄倒不如自己摔倒。摔倒了再爬起来是M的课题，他在愉快地尝试着这个课题。

吃盒饭时，音乐一响起他就用手堵住耳朵停止吃饭。过了好一会儿他小声地说“请停下来吧”。这个孩子尽管害怕着，但拿出了勇气，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快放学时，即使别的孩子也在蹦床上，他也不再害怕了，还自己配合对方的动作一起蹦跳。

要理解犹豫不决的孩子，就要了解孩子内心的课题是什么，教师要追寻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轨迹做出相应的配合。配合孩子的人不只限于一人。只有这样的人陪伴孩子度过一天，孩子才会安心地蹒跚学步，向成长迈出一步才成为可能。

M在暑假里经常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地撒娇。撒娇可以被看作是不知该进该退的矛盾心理的表现。M不换睡衣，一定要穿上婴儿时的

小衣服，穿上后又说什么也不脱下来。这行为表明，是要长大还是不要长大，他的心里正在矛盾着。

重复着后退和前进，孩子们有了点点滴滴的进步。在与理解孩子心理的教师的接触中，孩子们得到成长。

普遍意义和个别意义

教师常常会因为孩子的行为而感到惊讶或者困惑。在这时，凡是发现到的孩子的行为，如“一个人走路”、“向妈妈撒娇”等，都可将之记录下来。进一步还可以察觉出孩子这些行为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也可以记录下来，并看看孩子是“勇敢地”、“坚决地”、“意志坚定地”、“骄傲地”做出这些行为，还是“困惑地”、“尽管害怕，可还是下决心”做出这些行为。

一个行为具有两方面的意味，普遍意味和特定孩子的、特定场合的个别意味。需考虑这两方面才能接近孩子的本质。成人这样回应孩子的时候，孩子才能努力去完成自身的内在课题。成人在场时，孩子安心地尝试独立行走，重复自己摔倒爬起来的游戏。

只有这样，教育现场才会成为孩子成长的地方。

•••

有关行为与思想

当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时候，是把思想融入进去的。所以可通过行为来解读思想。当人说话的时候，会带入思想，所以可从语言中解读思想。我从行为解读思想的时候，先把行为转化成我的语言，这是不同于行为者本人的语言的。通过语言解读思想的时候，思想变成了行为者的语言。我从他的语言来解读他的思想。

当一个实习老师说，让K换内裤实在不容易的时候，其述说中反映着实习老师自己的思想。当别人述说K换内裤不愿意被人看见、很害羞时，实习老师的思想和K的想法被综合在一起，重合起来了，从而使听众的理解得以创造性地展开。世界到处都有各种表现，等待着创造性地展开之时。

——摘自放学后教师之间的谈话

•••

五、孩子们是通过身体行为探究人生的哲学者

孩子在游戏的时候会表现出本性，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相同的。

去年才开始会自己走路的5岁的A，最近常常玩球。我有时会和A一起玩。教室狭小的空间也是我工作的地方。看着A追着球跑，我意识到，她会在这里学习到对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早上，A进教室来，笔直地朝着屏风后面装球的箱子爬去，然后拿出来好几个小球。她抱着这些球，球掉下来时就追着球跑。她一看见我，“啊”地喊了一声，就向着我放开了拿球的手，球滚向我。这样重复了几次以后，她让我躺在地上，然后把脸凑过来贴在我耳朵上，我叫了好几次“小A”。这样做了几次，她又开始拿出球来，再放手追赶滚动着的球。

我握着A的手，我站起来A也跟着站起来。A手里拿着两个球，摇摇晃晃地走着，球掉了就停下来捡，捡起球以后又继续走。就这样，她一直继续走着。

把球放到地上，让球滚出去，再爬过去抱住球。A重复着这些动作。

A看到的球和我看到的是不同的。对她来说，球是很宝贵的珠宝。因为布球被叼在嘴里，所以球就变成了A的一部分。她通过自己的意志把球滚到各处。即使把球滚走了，球对A来说也依然存在。她追上去，想再把球拿在手里。“啊”的喊声是招呼别人把球滚回来。

我每天和A一起生活，回想起她其他一些生活侧面。

以前，A在餐桌上把食物扔得到处都是，可最近却在托盘里吃，把东西集中在一个被围住的空间里。把篮子拿给她的时候，她会把手里拿的球放进篮子里。被围住的空间对她开始具有了意义。

以前，A对于无论食物还是其他东西，总是到处扔，扔到自己够不到的地方，不喜欢有界限，超越界限。弹钢琴时，也不喜欢弹曲

调，总是从键盘左边一直弹到右边音阶的极限。

她的表现让人觉得在她周围充满了温暖的阳光，她自己坐在阳光的中心。

现在A开始明白，即使球从她手里滚出去，也并不是失去了球，球依然在属于她的范围里。她会追上球，重新拿在手里，然后再放手，再占有这个球。她拿着球的手会伸向我，但是不会放手了。

我陪着A把红、黄、白、绿各种颜色的球扔到四面八方，再去追上它们。这个游戏A是不会玩腻的，这让我浮想联翩。A已经明白了，对她来说很重要的球即使放走了，球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她常常有一种危机感，觉得球会跑到她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尽管如此，A还是放手了。我也有和这类似的经历。我在女儿结婚独立时产生的感觉和A十分相似。

昨天，一位母亲来到学校，她的孩子今年四月刚毕业。她说她的孩子进了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中学部，每天都愉快地上学。的确，每个人都有让所爱的人永远待在身边的想法，但是，放手让他独立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边的世界并不由我支配，甚至存在危险，所以在放手的时候必须慎重。另一方面，外面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神——运作的地方。人性——深层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是超越个人界限的，只有这样的存在才有普遍意义。你相信这一点，你就会下决心放手。

A放出去的球，有的被她捡了起来，有的滚到了她看不见的地方，A放弃了那些不知去向的球。允许某物从自己的范围内离去，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两种认识，一是相信该物的存在或其自身的生存力量，二是信赖外界的庇护而放心地将之托付。

幼儿期的体验和成人的精神之间不能画等号，不能因为有无数的事件和感受体验，而把它们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成人的精神是在幼儿期体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孩子怎么变成成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课题。

一边和孩子玩球，和孩子共有一个世界，一边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做教师的乐趣。可是对于孩子的行为，成人怎么能够凭借自身的体验来妄加推测呢?

这里再一次分析和思考一下前述的滚球游戏。

不能把这个游戏笼统称为“球的游戏”。刚才已经说过，这个游戏中包含了很多内容:

1 A“去追球，想要抓住球”的事实，正确地说，应该是我看到A那样做。我没有去追球。我随时随地都做好配合A的准备，在旁边看着。也就是说，我不只是客观地看着A的行动，而且是在解读如果我也做出同样的行动会有怎样的意义。以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行动作为前提，孩子和我会同时存在于同一情景中。

2 我活动身体配合A的行动，由此我参与了A的行动。围绕一个球，从两个不同的立场进行同一个行动，在这里也存在着两人互换位置的可能性。由此，两人可以互相调节、连续行动。

行走时球掉下来的时候，我明白这个球有多么重要，所以会停下来捡，否则就不会停下来而只管走过去了。如果成人能够想象出A所处的步行困难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那无论如何都会帮她把球捡起来的。成人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绝非妄加解释，而是在和孩子的连续行动中必然产生的人的智慧，这一智慧将有助于教育工作。

A在玩球，并不是在做“球的游戏”。重要的是重复行动，即拿住球、放手、追球、再拿回球。即使有失去球的危险，她也在尝试放手。也许这个行为还可以有别的解释，但无论怎样，这是事后成人加上去的语言，A的所为是语言之前的行动。因为行动在语言之前，所以行动的内容比语言更丰富。

孩子是通过身体的行为探究人生的哲学者。孩子身边的成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孩子行动的深层意义时，就会成为孩子内心世界的回应者。这个道理在每天的教育工作中得到证实，得到新的发展，由此使每天和孩子接触时的教育行为更加妥当。

六、与身体的疾病共同生存

必须承认，人的身体带有各自天生的体质或疾病，我们被一些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条件所左右。但是，即使如此，人也具有或多或少的积极向上的因子，这在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的身上同样可以看到。

转暗

6岁的A像以前记述过的那样，在第二学期时身体很好，能很好地行走、做游戏。我也为能把精力释放在每天和孩子们接触的时间里而感到高兴。我毫不怀疑第三学期也可以这样度过。在这样的信念中不知不觉迎来了新年。

一月的第一天上课时，让妈妈抱着的A从妈妈怀里下来，停步在教室门口的小推车前。面对教室门口摆放着的玩具，尽管都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可以放进嘴里的，可她碰也不碰，径直进了教室。她妈妈一边脱大衣一边说，这个新年糟糕透了，A发病发得相当厉害，这几天一到夜里，每隔五分钟就发病一次，孩子根本睡不好。面对新的一年我本来干劲十足，因为这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可从现在开始心中被满天的乌云笼罩了。A和她的母亲由于不可抵制的外力，生活的根底动摇了，明朗的新学期开始转暗。这看上去似乎有些夸张，不过，作为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教师，我了解孩子世界的变化是有某种力量在左右的，所以其情绪低落是当然的。

A像平时一样爬向玩具架，滚动一个小球，催促我和她一起玩。传了两三次球之后，她爬到我的膝盖上，要我和她玩“脸儿脸儿出来了”一种日本的儿童游戏。游戏一方用手捂住脸，嘴里说着“不在，不在，出来啦!”的同时放开手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婴儿会因为消失了的脸又出现了而笑起来。——译者注的游戏。她妈妈在准备离去时说:“孩子一发病，我的神经就不由自主地紧张，得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行。”

A和我玩了几次“脸儿脸儿出来了”的游戏后，两只手捂在嘴上，眼神变得空洞。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身上发出轻微的呼噜声，这是A发病时的样子。我抱了她一会儿，她睁开眼睛站起来，伸手示意让我给她打开放着午餐托盘的架子。我把A喜欢的托盘拿出来，这时她又用手捂住嘴，眼神空洞，靠到我身上。我请路过的老师在地上把被子铺好，我把抱着的A放下让她躺好。两三分钟后，A微微睁开眼睛，盯着坐在一旁的我，一会儿她又闭上眼睛。A有时候会在学校睡觉。以前，她一般会熟睡一两个小时，不管周围多吵都不会醒。可是这一天，她频繁地睁开眼睛，用手捂住嘴，盯着我，这是与往常相同的发病状态。几个小时里我都不能离开A的身旁。

这段时间里，好几个孩子来到我身边。在平时会使劲拉走我的孩子，这一天也出奇的安静，都自己玩。K一个人用颜料涂石头，时不时到我这里来对我笑笑。在有病人的家庭里，大家都会轻手轻脚地经过病床。当时教室里也是这样的气氛，而这不是成人有意识要求的，当病魔真正袭来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能感觉到一股超人的力量的存在。两年前激烈发过病的H，今天在我旁边扭了一会儿扣子后就到别的教室去了，跑来跑去的M，在跑过被子旁边时，也决不会踩到A。A有时候睁开眼睛的时候，旁边孩子们的声音给她带来愉快和温暖。

发病时能动性也会起作用

发病时脑中的生理变化是超出人的意志力之外的力量，是在本人预想不到时突发的灾难，人躲避不了这样的灾难。但是，在这样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下，如果自己有面对不快和苦难的柔韧性，那么就比较容易战胜它。周围的成人是可以帮助孩子克服这些苦难的。

不会说话刚刚会走的A是有自我意识的。她很明确地有自己想做的事和不想做的事。

上学期开始时，刚刚会走的A有一次自己走了五米左右到柜子那里去拿盒饭，再拿着盒饭走到餐桌。她让我帮她打开饭盒，尽管当时才上午10点半左右，但我想这是孩子自然而朴实的生活，不能让她等

到吃中饭的时候再吃，所以我帮助了她。吃完盒饭后，A自己回到玩具架前玩了起来。孩子自己产生愿望，自己把盒饭拿来吃完，这一连串的行动可以让她产生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做了事情的真实感。在孩子生活的小舞台上，A在操纵着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在发病这个难以抵御的外力强加于身时，这一自我的力量将会变成面对外力的力量。

A发病后，总是微微地睁开眼睛，“我在承受灾难的时候你真的在我身旁吗?”她用这样询问的眼神看着成人。之后，我和她玩她平时喜欢的“脸儿脸儿出来了”的游戏，她虚弱地伸出了手。当M在她旁边往A喜欢的小球上用笔写字的时候，A想伸出手夺球，可是突然又发病了，她无力地垂下头，呼噜着睡去，可是手还一直伸着。从A的这一行为可以看出，在发病这个生理性的事件中，孩子自身的能动性依然还是在发挥作用。

不仅是孩子，成人也同样如此。受到自身力量不可抗拒的身体上、社会上的外力冲击时，能把被动变成主动的力量是人自我的力量。从精神层面推及到更广阔的世界里，重新发现那个事件的意义，也是人创造出的文化的力量。

A的母亲说，以前也有过几次连续发病，这次发病孩子最明显的行为是，即使是在夜里也会贴到母亲的脸上来。对孩子来说，只有这样，挺过去才更容易一些。

新年伊始，特殊教育学校的一角发生了前面一幕。

•••

••••••••••••••••••••••••••••••••••••

我认为，对于经常发病的A来说，身体的舒适是最重要的，她的母亲很同意。以前有段时间，为了让A的生活有规律，即使她在睡觉，也会把她叫起来吃饭。但是现在我们会优先考虑她的身体是否适意。

——和A母亲的对话

•••

七、教育的专业性教育的合作性

教育的专业性

现在，我每天都能感受到与孩子们交往时的快乐和与之伴随着的紧张。

A从今年元旦以来发病频繁，从第三学期第一天开始，来到学校也总是睡觉。她醒来时，我能看到她意志的闪现，但她马上又会昏睡过去。当这样的情况持续两周左右时，我和她父母都开始认真考虑，在A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怎样才能让A和她周围的人能够愉快地度过每一天。

有一天，A的母亲和医生商量能否减少A服用的药量，医生同意了。发病厉害时，A的母亲受到孩子发病现象的冲击，求医生想办法，于是医生决定逐渐增加药量。A的母亲轻松地笑着说，都是她的态度才让药量增加了。

观察A的行动发现，她动作迟钝，表情不愉快，无论做什么都会中途睡着。我们不知道这是发病造成的还是服药的原因。虽然是因为病情才增加了药量，但结果看来应该是两者都有影响。我们希望A在不发病的时候能够愉快地生活，但是通过两个星期的观察，我对此产生了疑问。我怀疑这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两个星期，A在学校的时候不怎么睡觉了，她不再发病，声音也慢慢地变得有力了，又开始和我一起滚球，整天都很活跃。看到她又找回了快乐，我觉得好极了，尽管夜里有时她还会发病。A的状态也许是因为短暂的休病期，也许是药量减少所致，姑且不论其中的因果关系，我想说的是，要尊重医学观点的专业性，同样也要重视每天看着孩子们生活的教师的观点的专业性。

现在的情况正是医生尊重了母亲在生活中的判断所致。这个判断是根据日常的情况得出的，是有说服力的。如果医生坚持其专业权威，力主减少药量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的话，母亲就会对自己的判

断产生不安和动摇。在现代社会，分门别类的专业科学和受到制度保护的专业性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不安和动摇。把孩子每一天的全部生活都变成有生命力的活动的教育工作，往往只被当作杂务，教育的专业性在逐渐消失。母亲如果没有发现教育的意义，是不会把自己的能量倾注进去的。教师则认为教育工作从属于其他的专业，认识不到教育是创造有生气的生活这一教育的高层次专业性。这样的情况，让现代生活更加不稳定，丧失了安定和光明。

教育是帮助对方创造自我的工作。教师是能承担这样的工作而发现人生意义的人。平日教师的生活是连续发生的小事，他们不知道这样的重要意义在何处。但是，仔细观察，每天都有不同的情况。如何解读这些情况的行为，是赋予教师的高度专业性的课题。

我们的生活，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社会上，几乎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是不因人力而能改变的。在这样的制约中，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找到各自生活的意义，创造有生命活力的生活需要教育的力量。

教育的合作性

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懂得了一个人只有一份力量。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必须委托他人。当其他人和孩子接触时，即使是同一个孩子，也会发生和我接触时不同的状况。在这里我们有共同的对人的理解，相信别人和孩子之间也能产生富有活力的关系而把孩子托付给他。同时，别人身上有和我不一样的感性、力量和见解，所以当孩子与其接触时，孩子身上不同的特质会被引导出来。这个道理在教育工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一个人想万事包揽，就会对教育造成妨碍。通过麦克风远距离地操纵很多人，只是这样想想就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是很滑稽的。可以说，仅用科学论证的公式来控制教育行为，是在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有活力的教育活动中，只观察其中某一时段时，会发现常常是一个成人对一个孩子。然而成人常常不好好重视和一个孩子

相处的时间，而是把注意力分散给全体。这样使教育活动变得很浅薄。如果我们观察孩子一天的生活，会发现一个孩子往往和很多成人接触。这正是封闭的人际关系治疗和开放的人际关系教育的不同之处。对于教育工作来说，在同一个教育现场必然和很多人产生关系，如果没有教师之间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合作，教育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3岁的E拉着O老师的手在爬上二楼的楼梯。之后，看见N从校门进来，我迎了上去。我跟着这孩子走进了校长办公室，N从我的桌子上拿起眼镜，就到二楼去找O老师。以前我让N给我戴上眼镜，陪他玩过很多次。N会给和他在一起玩的成人戴上眼镜(最近刚刚去世的N的父亲是戴眼镜的)。N找到O老师之后，拉着O老师到楼下去了，于是我就开始和E一起玩。E在来来往往的大孩子之间穿来穿去，他手里拿着一小块蓝色透明的拼图块，同时用手碰这碰那，他好像在用听觉感受着各种声音。我想象着他的感觉和他一起走来走去。午后，E和另一位实习老师在一起。听实习老师说，那天下午E一直在弹钢琴。而如果和我在一起的话，E是不会发展出这样的活动的。

到了下午，N让我代替O老师和他一起玩蹦床。我想着各种办法和他玩，享受着和N沟通的快乐心情。几个孩子和一位女老师在周围热闹地跑闹着。过了一会儿，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路过，N立刻拉住他的手，和这位年轻的男老师一起蹦床，N看上去更高兴了。

N和E在这一天结束时都满意而归。如果两个孩子仅只和我接触，是不会有这样充实的生活的。几个成人，随机应变，在某一时刻，以相互信赖为基础，让孩子分别与不同的教师活动，每位教师都想方设法地和在场的孩子一起游戏。这样的游戏连接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那一天变成属于自己的一天。

实际的教育工作是依赖于教师之间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而进行的。这种关系需要每一个人在面对他人时，都将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

的人。之所以能够互相合作，一方面是因为同事之间互换的可能性，即相信自己处在对方的位置上也会做得一样好;另一方面是，相信不同个性的他人会在教育中为儿童发展出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这些想法交织在一起创造了富有活力的教育现场。

不仅是教师同事，家长也是和我们有信赖合作关系的保育者。

保育者看上去像是被封闭在狭小的世界里，实际上保育者并不孤立，他们是巨大的育人共同体中的一分子。

八、班级

有这样一个孩子，总爱爬到高处，眺望远方。孩子在看什么呢?是看天空中飘浮的云朵，还是看嬉戏欢闹的同伴?我现在有时间来揣摸孩子的心思，因为对初次见面的我，孩子还没有兴趣。从四月一日开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在这以前我只发觉这孩子喜欢爬高。

新班级的新学年是忙碌的

四月，新学年开始，新生入校。我所在的学校今年收的孩子比往年多。在我负责的班级里，由于原来的孩子也需要成人好好照顾，每个孩子都需要关注，所以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如果不当班主任的话，可以从一开始起就特别留意某个孩子，可是作了班主任以后，就不可能只和某个孩子独处，即使在和某个孩子接触时，也会担心其他新来的孩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安。因此，只要一有空就会去这儿看看，去那儿看看。到一天结束时，简直想不起来今天跟谁做过什么事。我的这一状况制造出了一种心绪不宁的氛围。我认为这是规定班主任一定要照顾全班孩子这个班级制度造成的结果。可是，如果没有班主任制度，又会出现某些孩子被所有人忽视的现象。因此在现实中，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学校还是以班级为单位运营，我们也只能以最大的努力去顾全所有的孩子和家长。这样一来，新学期的班主任成了最忙碌的人了。

因为有带班老师的关照，孩子才得到成长

成为班主任以后，我心里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不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每天和他们一起生活，是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需要一个持续地、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人。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人负责照顾他，这应该是特殊教育学校的责任。

我不知道这是否能与班级制度拉上关系，但是我明白班级制度是必要性的产物。

如何看待班级里的孩子

成为班主任以后，会区别看待自己班和其他班的孩子。虽然知道不能这样，但是一看到其他班的孩子在哭或者独自寂寞地呆着的时候，马上会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想，这个班的班主任在干什么哦。其实，看到问题的教师如果能去帮一下忙，哪怕只花很短的时间，都会带来整体上好的变化。可是这一点除了需要成人帮助的孩子以外，成人自己是意识不到的。班级的框架已经先入为主了，哪个孩子属于哪个班是人为决定的，这个人为的决定改变了人的看法。而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人为的决定却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在我班里有个孩子特别喜欢别班的一位老师，那个孩子很多时间都是和他喜欢的老师一起度过的。我对那位老师说过“对不起”，可是想想，那个孩子是这学校的学生，他选择了那位老师，我有什么必要道歉呢。同样，长时间都在我身边的孩子，不管他属于哪个班级，我也努力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去年此时，别班有个孩子想要我跟他一个人玩，有关这个孩子的事前面已有记述。因为所属的班级不同，那孩子和我都产生各自不同的烦恼。班级界限改变了人的认识。

从这点来看，如果不是班主任，纯粹地回应任何孩子的需要都被认为是很自然的。所有的学校都需要一批不固定班级的教师。如果有很多这样的教师，学校的情况会变得非常好。

同事之间彼此了解地进行教育工作

我是许多孩子的班主任，要对每一个孩子无一遗漏地留心。一直到我习惯了教师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合作之后，我才有了更多的和孩子一对一认真接触的时间。有的孩子不再需要我照顾，别的老师同样照顾得很好，让我很放心。我慢慢开始认识到，只有通过和一个孩子深入接触，才能对孩子的整体有所认识。如果那样的话，有必要决定哪个成人负责哪个孩子，不过不必受此关系限制。成人之间主动了解熟悉彼此的状况，随机应变地行动才是自然的。孩子有时会选择成人，

偶然的相遇可能把我和某个孩子连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一个孩子在一天的生活中会接触很多成人。我认为这是教育现场的特色。

彼此熟悉状况，相互配合的行为并不只限于特定班级的班主任之间，也涉及其他教师。班主任担任的班级是很明确的，但是要灵活地看待班级的权限。全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合作照顾全体孩子的共识是教育工作的基本。

到了四月末，很幸运，学校里来了实习老师，实习老师成为教育工作共同体中的一员。如果每位教师能一边留意周围孩子们和成人们的状况，一边决定自身的行动的话，教育工作整体上会更加顺畅。在特殊教育学校里，教育工作需要很多成人。但必须看到，在日常教育中，孩子们也与教师在相互教育着，他们从小开始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己思考并行动，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影响教师。这种师生互动是保育和教育的大课题，它在民主的幼儿教育环境中被培育起来。

教师的人数和母亲的参与

几天前，OMEP(世界学前教育组织)英国分会有人来访。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新生是不是在四月开学时一齐入学。因为在英国是每月都有孩子入学，即每月让当月出生的孩子入学。如果日本也像那样做的话，新学期的混乱也许会缓和很多。

前几天，我和孩子的母亲们开了个恳谈会。有的母亲刚从欧洲回来。据她说，法国学校请家长到班级里帮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在世界各国这也是很普遍的。听了这话，在座的一位母亲深有感触地说:“教育工作虽说是学校教师的职业，可一个老师照顾这么多个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做母亲的如果不帮忙的话太说不过去了。”她认为日本的家长把孩子全权委托给学校，出了问题则全都怪罪学校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家长应当协助学校，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哪怕只是做点小事也行。在我校，如果孩子离开父母就会不安的话，让母亲陪伴在孩子身边一年或两年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样的家长会渐渐

地关心更多的孩子，并去照顾他们。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受教育机会，对于学校而言，是获得很好的理解者的机会。

一个成人能细心照顾的孩子人数是有限的。配备能和每一个孩子充分交往的一定数量的成人，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条件。然而对学校的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课题。

孩子通过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而成长

班主任要留意班上所有孩子的一举一动，这需要相当多的体力和精力。班主任的付出很容易让他觉得自己是最了解孩子的人，而这样的想法往往会让班级变得封闭，甚至由于班主任的主观认识而错误分析孩子的情况也会出现。

我负责的一个孩子总喜欢做为难成人的事情。我虽然尽可能地协助这个孩子做他想做的事，但是考虑到如果出什么事故就全是我的责任时，我便和他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关注到他，也可以在发生什么事情时及时赶过去。有一次，我看到他和别班老师在追逐着跑来跑去，脸上浮现出在我这里看不到的笑容。这让我明白了，班主任虽然很重要，但是不拘班级的界限让孩子和人交往更重要。

在实行班主任制的情况下，为了不让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变得封闭，需要让孩子多去接触他人，我认为这是班主任的一个重要工作。

每一个孩子能充满活力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决定教育质量的标志。就制度而言，有利弊两方面。班主任制度可以使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周到地和孩子交往。但是我发现，因为自己是班主任，结果过分地约束了自己和孩子。制度是为人服务的，孩子不是为了制度存在的，我们要时常回到这个原点上来。

我记录的内容是学校和幼儿部老师们都知晓的情况。我做了多年教育工作，但是做班主任却是第一次。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个晚来的学习。通过当班主任的经历，让我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确立成人和孩子关系的社会基础。

•••

我的身体是我自己参与制造的。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我得晚上早睡，不让身体过度疲劳。从事保育劳动的我就是这样参与身体保护的。

——摘自当时的日记

•••